

溫症上篇

附辨
小兒

溫症中篇

合論
會講

溫症下篇

真中算
答問

尚論篇

卷四

尚論篇後四卷序

士之負奇傑之志氣而鬱鬱不
得伸於時者一拚而之乎他途
其窮奇極變更愈於專家此不
惟精力過人而亦淡彼則專此
昌黎謂淡泊相遭反頽惰不可

收拾可以料庸人不可以例傑
士也嘉言喻先生自儒而之禪
自禪而之醫讀其自讚小像超
曠夷猶令人不可物方然方其
握三寸管攻舉子業廟廊經濟
銘金石而先史冊皆意計中事

僅僅以岐黃名家哉迨副車謀
中兩足遭剗撇去功名富貴入
於寒滅空虛精心銳氣久鬱而
無所逞而一逞之於醫宜其神
也夫苟可以寓其巧智自遣牢
騷而不必有濟於世者君子寓

意而不留意惟醫則輔相天地
之道在焉先生之專精於此禪
寂之閒趣仍是真儒之熱腸歟
先生新建人而曾寓靖邑邑中
之紳士有約畧其生平梗概並
稱著有寓意草醫門法律行世

余既列於邑之方技據以申之
上憲今邑紳之舒族長明公官
京師知其已行之書膾炙人口
因并梓其未行之書後四卷皆
曾經先生親手編次者何身後
知己之有人也此固先生半生

精力畢萃於此有用之書自是
不可磨滅然不遇舒氏長明公
焉知不湮沒而不傳嗚呼士之
著書立說卓有見地而或傳或
不傳又或好惡毀譽紛紜莫定
知已豈易言哉

皆

乾隆五年履端月

穀旦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靖安縣事
古黎王端子莊氏謹撰

尚論篇後四卷之一諸篇目錄

尚論春三月溫症大意

溫症上篇計三法并諸方

溫症中篇計十二法并諸方

溫症下篇計十五法并諸方

附辨兩感溫症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重編三百九十七法後四卷之一

西昌喻昌嘉言甫著

尚論春三月溫症大意

仲景書詳於治傷寒。略於治溫。以法度俱錯出於治傷寒中耳。後人未解義例。故春溫一症。漫無成法。可師而况觸冒寒邪之病。少感發溫氣之病多。寒病之傷人。什之三。溫病之傷人。什之七。古今缺典。莫此爲大。昌特會內經之旨。以暢發仲景不宜之奧。然僭竊無似。矣厥旨維何。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一大例也。既冬傷於寒。又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時病。

發此一大例也。舉此三例以論溫症。而詳其治。然後以三陽三陰之例。先後同符。蓋冬傷於寒。邪藏肌膚。即邪中三陽之謂也。冬不藏精。邪入陰臟。即邪中三陰之謂也。有發之邪淺而易療。陰分之邪深而難愈。所以病溫之人。有發表三五次。而外症不除者。攻裏三五次。而內症不除者。源遠流長。少減復劇。以爲表也。又似在裏。以爲在裏也。又似在表。用溫熱則陰立亡。用寒涼則陽隨絕。凡傷寒之種種危候。溫症皆得有之。亦以正虛邪盛。不能勝其任耳。至於熱症。尤爲十中八九。緣真陰爲熱邪久耗。無以制亢陽。而燎原不熄也。以故病溫之人。邪退而陰氣猶存一綫者。方

言以扶陽為
溫熱證以
陰為主少
之病不虛
宜邪不能

久踞逆官科
既入壽久成
根、必日耗其
陰而壽大燦
原至德矣

定在肌膚
而心經氣日
沛之則壽
公李莊
火熾

可得生。然多骨瘦皮乾。津枯肉燥。經年善調。始復未病之
體。實緣醫者於此一症。茫然不識病之所在。用藥不當。累
無從解。處留連展轉。莫必其命。昌之目擊心傷者久之。茲
特出手眼。以印正先人之法則。所以永登斯人於壽域。後
有作者。諒必不以爲狂誕也。

溫症上篇

謹將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定爲一大例。

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者。陽明胃
經之所主也。陽明經中久鬱之熱。一日發出。而外達於太陽。
有暑本物惠寒而即發熱者。有大熱而全不惡寒者。有表未除而

裏已先實者。有邪久住太陽一經者。有從陽明而外達於太陽者。有從太陽復傳陽明不傳他經者。有自三陰傳入胃腑者。有從太陽循經徧傳三陰。如冬月傷寒之例者。大率太陽陽明二經是邪所蟠據之地。在太陽則寒傷營之症。十不一見。在陽明則譫語發癩。衄血畜血。發黃脾約等熱症。每每兼見。而凡發表不達熱之法。適以增溫病之困厄耳。况於治太陽經之症。其法度不與冬月相同。蓋春月風傷衛之症。或有之。而寒傷營之症。則無矣。且繇陽明而達太陽者。多不盡繇太陽。而陽明少陽也。似此則溫症之分經用法。比之傷寒。大有不同。而世方屈指云。某日某經。某日傳經已盡。究竟於受

改年涼解肌
溫症初起
之法

病之經不能摸索以求良治所謂一盲而引衆盲相將入火坑也。冤哉生命古今誠一莫控矣。

按溫熱病亦有先見表症而後傳裏者。蓋溫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不得外泄遂復還裏而成可攻之症。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傷寒從表而始故誤攻而生變者多。溫症未必從表始故攻之亦不爲大變。然鬱熱必從外泄爲易誤攻而引邪深入終非法也。

按溫熱病表症間見而裏病爲多故少有不渴者法當以治裏爲主而解肌兼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其間有誤攻裏而致害者乃春夏惡寒所中之疫症邪純在表未入於裏故

也。不可與溫熱病同論。

①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仲景原文

曰按溫者，春令之氣也。冬夏秋雖有氣溫之日，不如春令之正且久也。不惡寒三字，內有奧義。蓋時命至春，則爲厥陰風木主事，而與太陽之寒水不相涉矣。故經雖從太陽而症則從春令而不惡寒也。

再按溫病，或有新中風寒者，或有表氣虛，不禁風寒者，衛虛則惡風，營虛則惡寒，又不可因是遂指爲非溫病也。然卽有

桂枝之亦必微而不甚，除太陽一經，則必無之矣。

② 形作也傷寒，其脈不弦緊而弱，非傷寒矣弱者必渴，被火者必譫。

語弱者發熱

所以脈浮解之當汗出愈 原文

風性弱緩故脈亦弱弱者發熱即內經諸弱發熱之義也麻

既浮當以汗解之使汗出而愈取解肌不取發汗之意

按溫熱病原無風傷衛寒傷營之例原無取於桂枝麻黃二

方也表藥中即敗毒散參蘇飲等方亦止可用於春氣未熱

之時若過時而發之溫病暑病尚嫌其藥性之帶溫况於枝

麻之辛孰乎然仲景不言桂麻為不可用者有二說焉一者

以剔出桂麻則三陰絕無表藥也一者以桂麻用之不當在

冬月已屢致戒春月更無可贅也後之紛紛訾議桂麻之熱

者未嘗計及於冬不藏精之治耳惟知春夏有不得不用也

庶知仲景立方之神哉

三脉浮甚。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原文
脉浮熱甚。邪氣勝也。邪氣勝則實。反灸之。是實以虛治也。血
隨火炎而妄逆。在所必至矣。咽燥者。火勢上逼。枯涸之慮也。
若是少陰見症。當不止此一端。故不入冬不藏精一例。

四病如桂枝症。以乎頭不痛。項不强。則太陽無外入寸脉微浮。

則邪自內出胞中痞鞭。痰涎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胞中有寒。

也。當吐之。宜瓜蒂散。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原文

且按仲景不曰病似中風症。而曰病如桂枝症者。恐後人誤
以治溫一例。混入太陽中風之例。而滋擾。故更換其名也。吐

法多用椀鼓湯。此用瓜蒂散者。取其吐頑痰而快膈。瀉風涎而逐水也。有痰而誤發汗。徒亡津液。胃中空虛。虬失所養。故悖逆而上出也。

五病人手足厥冷。

以淺厥陰

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

非云陰也

心中滿而

煩。饑不能食者。病在胸中。當須吐之。宜瓜蒂散。原文

按此症乃痰涎自內而作。卽四症類傷寒之瘧症也。仲景云。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

表實身裏虛

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表虛

此以互合

之表裏言。設合臟腑而統言之。則皆謂之表也。

因病在陽。

表未罷熱未除

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噴之。其熱被却不得

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熱邪爲水。服文蛤

散。鹹寒。利水。若不瘥者。以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症者。兩寒相搏。與三

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寒結原文

按病在陽則不兼陰可知正合第一例也。

因病人臟無他病。裏氣也。和也。發熱。或然。或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胃

氣不和也。先其時。未發熱之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原文

因病常自汗出。無時。不然。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

共營氣和諧故爾。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

愈。宜桂枝湯。原文

按臟無他病。但衛氣不和。亦陽病而陰不病之例也。

再按春溫之症。由肌肉而外達於皮膚。則太陽膀胱經之邪。傳自陽明胃經。與冬月外受之風寒。始先便中太陽。而傷其營衛者。迥乎不同。故此但言衛氣不與營和。其無大過可知也。既衛不與營和。當用麻黃。乃但用桂枝者。可見溫症中發汗之法。皆用解肌。蓋久鬱之邪。一解肌則自散。若大汗而重傷津液。反變起矣。此先聖用法之大關也。

因病人脈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脈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原文

目按發汗而令陽微。候之甚也。陽微則胃中虛冷。而脈反數者。不過客熱之微。溫其胃而客熱不留。斯脈不數矣。

再按此但言胃中之陽微與不藏精之真陽微弱者不同。

①病人煩熱。

大陽也。

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

也。脈實者。

陽也。

宜下之。脈浮虛者。陽宜發汗。下之宜承氣湯。若汗

之宜桂枝湯。

原文

②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躁。追虛逐實。血散脈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原文

呂按此一條垂戒。雖在溫症項下。然不顯爲溫症而設。所以不言症。而但言脈也。脈見微數。則是陰虛而陽熾。重以火力。追逐其血。有筋骨焦傷已耳。奈世之灼艾者。不識亦辨脈之微數否耶。其爲陰虛火勝之人。漫用灸法者何耶。

國病人耳聾無聞者以重發汗虛故也原文

此與傷寒耳聾爲少陽邪盛者迥異益見溫症禁過汗也

國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燥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

使大便鞭也原文

國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胃不能卧者有

燥屎也宜大承氣湯原文

國人大下後六七日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宜大承氣

湯原文

按仲景治溫症凡用表法皆用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

之意也凡用下法皆用大承氣湯以示急下無所疑之意也

不知者。鮮不以爲表在所輕。而裏在所重。殊大不然。蓋表裏無可軒輊。所以然者。祇慮熱邪久據陽明胃中。津液先傷。故當汗而惟恐過汗。汗反重傷其津液。當下而惟恐不急於下。以存其津液也。

因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此爲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爲逆。原文

觀此。則溫症比傷寒太陽經之變症爲差減。而汗下之次第亦爲不同矣。

因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和者。必自愈。原文
觀此。則病溫之人。素無內傷。及不藏精之類者。爲易愈也。

春温上篇諸方

傷寒論共三百九十七法前四卷已載明三百六十七法茲卷得三法

解肌法

桂枝湯

桂枝加葛根湯

升麻葛根湯

葛根柴胡湯

葛根蔥白湯

葛根黃連黃芩湯

附方

人參敗毒散

參蘓飲

海藏大羌活湯

解肌後病不去反惡寒者虛也

芍藥甘草附子湯

脉細身倦者方可服

解肌後身疼痛脉沉者

桂枝加人參芍藥新加湯

解肌後汗出過多心下悸欲得按者

桂枝甘草湯

臍下悸欲作奔豚者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解肌後煩渴脈洪大

白虎加人參湯

解肌後腹脹滿

厚朴生姜人參湯

解肌後不惡寒但惡熱者

調胃承氣湯

解肌後惡熱無下痢

知母石膏湯

解肌後脈微數小便不利微熱煩渴

五苓散

解肌後胃乾煩不得眠欲飲水少少與之

吐法

瓜蒂散

梔豉湯

傷寒內著有顛論

清熱諸方

白虎湯

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加蒼朮湯

白虎加桂枝湯

玄參升麻湯

升麻梔子湯

竹葉石膏湯

竹葉湯

和解諸方

小柴胡湯

小柴胡加桂枝湯

小柴胡去半夏

加人參瓜蒌湯

小柴胡去人參加五味子湯

小柴胡加芒硝湯

疎風諸方

荆芥散

獨活湯

金匱風引湯

續命湯減麻黃附子

分利諸方

五苓散

脉浮而大其人發渴小便赤當用此

天水散

牡蠣澤瀉散

治腰以下有水氣

辰砂天水散

猪苓湯

汗多者不可與陽明發熱脉浮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與之

開結諸方

三物小陷胸湯

三物白散

下法

大承氣湯

調胃承氣湯

大柴胡湯

脈浮大是表其人心下痞却當下若煩渴燥熱小便赤色噦嘔不止心下微煩者但當兩解

下後脈促胸滿

桂枝去芍藥湯

若微寒

去芍藥加附子湯

誤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

梔子乾姜湯三湯取其溫以散表

下後利不止脈促表未解喘而汗出者

葛根黃連黃芩湯取其涼以解表

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未解解者

梔子湯

下後心腹痛臥起不安者

梔子厚朴湯

取其吐以散邪

下後心中懊惱而煩有燥屎者

大承氣湯

取其仍從下

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利脈不至咽喉不利吐膿

血瀉利不止爲難治

麻黃升麻湯

取其解雜錯之邪

下後傷血脈澀

葶藶苦酒湯

取其壯陰。大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使陰氣弱。其

人亡血。病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陰陽俱虛。氣血俱弱。故其熱不可止息。

葶藶梔子湯

二方取其酸苦湧泄以助陰

解毒諸方

黃連解毒湯

黃連湯

黃連阿膠湯

黃連瀉心湯

黃連龍骨湯

黃連犀角

黃連橘皮湯

黑膏

養血生津

芍藥甘草湯

酸棗仁湯

大青龍湯

阿膠散

五味子湯

炙甘草湯

補中

小建中湯

黃芪建中湯

溫中湯

理中湯

治中湯

涼血滋陰

犀角地黄湯

搐鼻出水

瓜蒂散

刺鼻出血

乾栗殼煎藥

上篇終

濕症中篇

謹將冬不藏精春必病濕分爲一大例

人身至冬月陽氣潛藏於至陰之中內經教人於此時若伏若匿若已有得重藏精也若伏者若抱雛養蟄不遑食息也若匿者若遁逃隱避不露蹤跡也若已有得者韜光剝采絕無鞅望也此何如鄭重耶故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濕見病所由來爲一定之理必然之事其辭甚大益以精動則閉闔而氣泄冬月閉闔氣泄則寒風得入之矣閉闔氣泄則寒風入之矣而腎主秘藏者因是認賊作子賊亦無門可出彌甚相安及至春月地氣上升肝木用事肝主疎泄木主風

於是吸引腎邪勃勃內動而劫其家實矣。然邪入既深不能遽出。但覺潰潰無奈。其發熱也全在骨髓之間。自覺極熱而捫之反不烙。手任行表散汗出而邪不出。徒傷津液以取危困。其候比之冬傷於寒一例則倍重矣。

按冬不藏精之例乃內經之例。非仲景之例也。非仲景之例言之未免爲悖。然觀仲景之論溫症第一條始不勝慶幸而仲景已起發其端。昌可言之無罪矣。其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欲發黃色。劇如驚癇狀。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也。尚引曰。再逆

促命期。此一段至理。千古若明若昧。未經剖析。全不思。既各
濕病。卽是時行外感。何又汗之下之火之俱爲逆耶。蓋熱邪
久蓄少陰腎中。精水旣爲素傷。重加汗下火劫。陰之注。乃爲
逆耳。其自汗出身重多眠。鼻息齟齬。語言難者。一一皆少陰
之本症也。膀胱爲腎之府。故少陰症具。若被下。則膀胱之陰
亦傷。而直視失溲者。腎精不上榮。腎氣欲外奪也。若被火劫。
則陰愈虧。而邪愈無制。甚則如驚癇狀。而時爲瘖瘖也。一逆
再逆。言汗下火之誤。可一不可二。非汗而又下。而又汗之爲
再誤也。由此觀之。冬不藏精之濕症。顯然昭著矣。昌之比例。
以分其治。而仲景之道愈明矣。奚罪耶。

再按仲景之論誤下。有結胸。及痞。挾熱。驚漉。臧寒。不禁等症。從未說到小便不利。直視失溲。於此言之者。謂腎以膀胱爲府。素不藏精之人。誤下則膀胱益虛。以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其變亦倍重於膀胱也。況於風邪內藏。津液干燥。大便雖通之。未必通。徒令膀胱受累。而小便自遺。試觀好色之人。多成癆淋。可類推矣。今之醫者。亦謹於誤下。而害膀胱之化源。立取危困之理耶。

再按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此語將冬不藏精之溫症。形容殆盡。蓋凡外感之邪。發汗已。則身熱自退。乃風溫之症。發汗已。身始灼熱者。陰明始先熱在骨髓。發汗已。然後透出。

肌表也。至於風溫二字，取義更微。與內經勞風之義頗同。勞風者，勞其腎而生風也。然則冬不藏精之人，詎非勞其腎而風先內熾歟？故總一風汗，卽帶出自汗。身重多眠，鼻鼾語難，諸多腎經之症。設不發，則諸症尚然隱伏，不盡透出也。夫腎中之風邪內熾，而以外感汗下及火攻之法治之，寧不促其亡耶？後人不知風溫爲何病，反謂溫症之外更有風溫濕溫溫毒溫疫四症。觀其言曰：重感於風，變爲風溫，則是外受之邪與身重鼻鼾多眠少語之故，絕不相涉。可知是夢中說夢也。尚論及此，聊自慊耳。客有難昌者曰：內經論冬傷於寒，寒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始發，故名曰溫病。未嘗言寒毒。

感藏於骨髓。今謂冬不藏精者。寒邪藏於骨髓。或未盡然耶。
昌應之曰。此正內經之言。非余之臆說也。黃帝問溫瘧。書於
何臟。岐伯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
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燥。肌肉消。腠理
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
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衰則邪氣復反入。
入則陽虛。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由是觀之。溫
瘧且然而況於溫病乎。客始唯唯。

昌按。熱邪久伏腎中。其症與第一例自不相同。其發熱也。皆
從骨內鬱蒸而出。皮間未熱。而耳輪上下已先熱矣。始發之

時多兼微寒。不似第一例之全不惡寒。以少陰居北方寒水之位也。及至大熱灼肌。多不惡渴。不似第一例之大渴。以熱邪初動。而陰精尚足持之也。其後則不惡寒而惡渴。與第一例之症。渾無別矣。然雖無別。究竟表裏不同。標本互異。始先用藥。深入腎中。領邪外出。則重者輕。而輕者即愈矣。奈何其義隱而不彰。即以叔和之明。未嘗抽引其緒。爲後人旁通一線。昌何人斯。顧敢恣譚無忌。然而遠覽三十餘載。驅逐睡魔。晝夜不敢倒身。因是冥悟一斑。即取仲景少陰傷寒之例。推演爲治溫之例。未嘗以已意混入一字也。引例如左。

〔一〕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仲景原文

溫散法
宜師其意

昌按脈沉病在裏也。而表反發熱則邪雖在表而其根源是在裏也。在裏之邪欲其盡透於表則非顛經之藥不可。故取附子細辛以匡麻黃爲溫經散。和古不易之正法。奈何後人全不知用。明明見脈身重嗜卧倦語之症。卽知爲風溫。又知爲冬不藏精。尚且漫用三陽經之表藥。屢表不應。十中不能活一。復謗之傷寒偏死腎虛人。是則是矣。但不知果行溫經散邪而人死。耶抑未行溫經散邪而人死也。噫。業傷寒者之詫顛門。直是操刃之凶人。寧爲芎藭之童子已哉。

少陰症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症故微發汗也。原文

自按麻黃散邪附子溫經二者皆是大力之藥也前症發熱
脈沉則是表裏俱急惟恐二物不勝其任更加細辛之辛溫
取其爲少陰引經之藥而又有辛散之能以協贊二物共建
奇功也此云無裏症非是并脈沉嗜卧等症俱無也但無吐
利躁煩嘔渴之症耳似此則表裏俱不見其急而麻黃附子
二物尚恐其力之太過故不用細辛以助之而反用甘草以
和之也謹并製方之意嘔心相告凡治冬不藏精之溫症始
發二三日間請決擇於斯二方焉

三病發熱頭疼脈反沉若不瘳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

原文

昌按此一段文義可得仲景治冬不藏精之奧旨病發熱頭痛症見於表矣而脈反沉則病又在裏矣兩有可疑也既發熱頭痛勢必先治其表若不瘥則治表無益矣凡治表者皆治其陽也陰病治陽豈惟無益將見陰中之真陽因之外越而身體反加疼痛一團陰寒用事矣所以常用四逆湯而急回其在經之陽也

再按若不瘥三字甚活蓋發熱頭痛表之原不爲悞但一切三陽經表藥俱不對症惟麻黃附子細辛湯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始爲少陰經對症之表藥而又不欲必人之能用所以不說誤表而但說若不瘥正見表藥中原有瘥法也

四少陰病。脈沉細而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原文

按脈細而數。裏熱也。發汗則虛其表。且亡其津液。內熱愈熾。少陰病脈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陽已虛。尺脈弱澀者。復不可下之。原文

昌按前段云。脈沉細數則爲熱。此云脈微則爲虛熱而發汗。則陰易亡。虛而發汗。則陽易亡。故兩戒之也。然則脈不微數者。一禁發汗。不爲懲噎廢食耶。況於不熾精之症。邪發之初。未必卽見微數之脈。惟可用麻黃附子三方。而不知用馴至脈微且數。則汗下溫三法皆不可行。而陰絕陽離。有立而待

繁耳。

因少陰病。欬而下利。讖語者。被火劫故也。小便必難。以強實少陰汗也。原文

胃按少陰少血。強責其汗。是劫奪其血也。小便難者。源先竭。再按少陰病。強汗則小便必難。誤下則小便不利。直視失溲。可見腎以膀胱為府。臟病而府未有不病。臟傷則府先告絕也。傷寒症中云。直視讖語。循衣撮空。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則是少陰之腦氣絕與不絕。全於小便之利與不利。窺其中藏。孰謂列彼之下泉。非回枯澤槁之善物哉。

七少陰病。脈緊。至七八日。自下利。脈暴微。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為欲解也。雖煩下利必自愈。原文

昌按邪在陰者多自利。自利則邪氣湧正氣而脫者多矣。其
候必脈緊數而四肢逆冷。今脈緊去而但微則陰邪已散。手
足溫則真陽未傷。雖有心煩下利之危急而可直決爲必愈。
蓋陰陽不相乖亂則別無死法也。然非腎氣素旺受邪原輕
者不易之數矣。

再按此與邪在陽脈數而熱得汗而脈和身涼數去爲欲愈
之意同。然陽病轉而從汗解則易。陰病重而從利解則難。所
以仲景於陽邪內陷下利不止之症。惟用逆流挽舟之法。掣
裡邪還之於表。則利不治而自止也。此段見陰邪從陰分解
散。原屬順便。但少陰臟氣堪爲主人。送出客邪尚恆乎有餘。

地則善也。而不藏精者。日爲床褥。作主人。安望重闕設險。以
待暴客乎。

少陰病八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原
按膀胱爲腎之府。腎邪傳膀胱。則裏熱達表。故一身手足盡
熱也。太陽多血爲熱所亂。則血出於二便。然比之少陰少血。
誤動其血。而從口鼻耳自出者。則天淵矣。

再按熱邪雖從便血而解。經年調理。陰氣難復。况旣開血一
竇。漫無止期。何如一身手足方熱之頃。預識勢所必至。而亟
圖之於早。邪奪膀胱熱。用桂枝人黃入四苓散。

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虛故引

水自救。口燥舌乾症具。小便色反白者。下焦虛有寒也。勿認爲熱。以致誤。原文

此一段因仲景原文難解。自會其意而言之也。

按冬不藏精之症。此一段最有仲景早已欲人辨識之矣。

正病人脈陰陽俱緊。反汗出者亡也。無陽也。無陽以爲此屬少陰之外護也。

注咽痛而復吐利。原文

按冬不藏精之症。此段更有少陰爲水臟吐利者。陰盛而水無制焉。

春溫中篇諸方 亥篇得十一法

溫經散和一法

麻黃附子細辛湯

麻黃附子甘草湯二方之意前已論明

溫經一法

附子湯

治得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

治身軀痛手足寒骨節痛脉沉者

附子溫經散寒人參補氣回陽芍藥收陰茯苓及本制

水燠土

急溫一法

四逆湯

治寒邪入於裏者

治膈上有寒飲乾嘔者

陰邪深入則微陽必遭埋沒陰邪上千則微陽必致飛騰故宜急溫恐少遲則不及也

急溫則無取於回護矣然以甘草爲君以乾姜附子爲臣正長駕遠馭俾不至於犯上無等無回護之回護也

通陽一法

白通湯

治陰寒下利。蔥白爲君。乾姜附子爲臣。以在經之陰極盛。格拒其陽於外而不納。故取用於蔥白以通陽氣。而使陰氣自斂。見暈日消之義也。

白通加豬膽汁湯

治下利脈微。及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呼吸存亡之際。恐陽藥不能直達。故加人尿。豬胆汁之陰。以爲引導。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通脈四逆湯

治下利清穀。裏虛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

即前四逆而倍乾姜加葱白也

不惡寒。面色赤。而外熱者。加葱白以通陽氣。腹中痛者。直陰不足。去蔥加芍藥。嘔者加生薑。咽痛者去芍藥。少加桔梗。利止。脈不出者。陽氣未復。去桔梗加人參。

溫胃一法

吳茱萸湯

治吐利手足厥冷煩燥欲死者

桃花湯

治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胃虛土寒。不能制水。而下焦滑脫。故用乾姜粳米。

尚論篇
之辛其以佐赤石脂也

灼艾助陽一法

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即宜服附子湯并用灸法以

助陽

吐利手足不逆冷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少陰七壯。下利脈微瀼瀼而汗出數更衣反少者陽虛而氣下墜血少而勤努責也。宜救頂門之百會穴以升舉其陽也。

溫經鎮水一法

真武湯

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或欬或水

便利或嘔者真武北方司水之神也陰邪熾盛水泉溢
溢得真武則可以鎮攝而安其位也

和陰一法

黃連阿膠湯

治心煩不寐者少陰本欲寐反心煩不寐熱甚而裡
不和也芩連除熱雞子黃阿膠少佐芍藥以和血而生
不足之真陰也

急下一法

大承氣湯

治二三日口燥咽乾者二三日病始發便有腎水枯竭

之患不急下將何救耶

治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痛口乾燥者腎中之邪搏水而變青熱之極也心下痛者水氣上逆也水氣上逆而口反乾燥則枯涸有立盡矣故當急下治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胃實可知水臃受病加以土實則水必竭故當急下

清解一法

四逆散

治四肢微逆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肢微冷則熱未深故用柴胡解之枳實

之。和之。而最要者為藥以收其陰也。咳者加五味子。乾姜。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泄利下重者。薤白者汗煎散。

分利一法

猪苓湯

治下利不止。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取其水穀分則利自止。利止則嘔渴心煩不待治而自愈。然不藏精而膀胱之氣不化者。又在所禁。

清咽一法

甘草湯

桔梗湯

半夏湯

治風挾痰熱者

苦酒湯

治咽中生瘡。語聲不出者

申篇終

溫症下篇

謹將冬傷於寒又兼冬不藏精春月同時病發定爲一大例
昌按冬既傷於寒冬又不藏精至春月兩邪同發則冬傷於
寒陽分受邪太陽膀胱經主之冬不藏精者陰分受邪少陰
腎經主之與兩感傷寒症中一日大陽受之卽與少陰俱病
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之例纖毫不差但傷寒症自外入內
轉入轉深故三日傳徧六經溫症自內達外既從太陽之戶
牖而出勢不能傳徧他經表裏只在此二經者爲恒也若更
挾外邪從太陽少陰經中二日傳陽明太陰三日傳少陽厥
陰則臟腑之邪交熾又候六日卽死矣蓋太陽少陰

日正已先傷外邪復入正氣又傷即與再傳無異臟腑之氣
幾何決無可供三傳之理也但既是陰症表裏橫發重複感
受外邪者十中無一所以陰症兩感之例原有可生之理昌
治金鑑一則先以麻黃附子細辛湯汗之次以附子瀉心湯
下之二劑而愈可見仲景法度森七具列在人之善用也今
人見熱煩枯燥之症而不敢用附子者惡其以熱助熱也孰
知不藏精之人腎中陽氣不鼓精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現
純用附子助陽則陰氣上交於陽位如釜底加火則釜中之
氣水上騰而潤澤有立至者仲景方輒用附子一投今人一
錢亦不敢用摠由其識之未充耳昌亦非偏重溫也以少陰

經之汗下與他經不同。如治金鑑先以溫法及汗法。二藥同用。次以溫法及下法。一藥同用。而收功反掌。益舍二法。別無他法也。設汗藥中不用溫。下藥中不用溫。是與治傷寒陽邪之法全無差等矣。昌之分溫症爲三例者。道本自然。其不以牽強穿鑿取後人之訾議也明矣。

再按冬傷於寒。又不藏精。春月病發。全似半表半裏之症。乃以半表半裏藥用之。病不除而反增。所以者何。此症乃太陽少陰互爲標本。與少陽之半表半裏絕不相涉也。然隨經用藥。其中之妙。難以言傳。蓋兩經俱病。從太陽汗之。則動少陰之血。從少陰溫之。則助太陽之邪。仲景且謂其兩感於寒者。

必不免於死。况經粗工之手。尚有活命之理耶。所云治有鬼
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此十二字秘訣。乃兩感傷心之要。卽
治溫萬全之規。聖言煌煌。學者苟能參透此關。其治兩感之
溫症。十全八九矣。

表熱裏寒者。脉雖沉而遲。手足微厥。下利清穀。此裏寒也。所以
陰症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表寒裏熱者。脉必滑身厥。舌乾。所
以少陰惡寒而踈。此表寒也。時時自煩。不欲厚衣。此裏熱也。

按此段文義。論溫症全以少陰腎與太陽膀胱分表裏。昌所
謂太陽與少陰互爲標本者。得此而爲有據矣。其云所以陰
症亦有發熱者。此表解也。言當先從表解也。卽麻黃附子細

治法如水
宜潛玩之

辛湯之例也。脈滑表寒也。身厥舌乾。裏熱也。惡寒而踈。宜行
溫散。時時自煩。不欲厚衣。又宜涼解。用藥如此繁難。正與兩
感症中。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之義互見。正欲學者
之以三隅反也。又云少陰病惡寒而踈。時自煩。欲去衣被者
可治。又云手足溫者可治。雖不出方。大段見陰陽不甚乖離。
尚可調其偏以協於和之意。設惡寒而踈。更加利。手足逆冷。
則無陽而偏於陰矣。更加脈不至。若不煩而踈。則陽去而陰
亦不存矣。所以用藥全在臨時較量。果其陰盛陽微。即以溫
爲主。果其陽盛陰微。即以涼爲主。果其陰陽錯雜。溫下兩有。
所礙。則參伍以調其偏勝爲主也。當從表解之義。前已申明。

此亦最宜
看此

然亦必邪勢正熾陰陽尚未全虧方可溫經散邪若夫難圖任行背水之陣必無僥倖矣此等處皆是危疑閉頭難仲景之聖不敢輕出一方以膠治法之圓機所重明理之深師其意而自爲深造耳

少陰中風脈陽微陰浮者爲欲愈

原文

觀此一條而認脈辨症之機亦甚昭著矣陽微陰浮爲欲愈則病發之時陽盛陰驗可知也陽盛則治先腑陰緊則治先臟又可知也既盛且緊則參之外症以分緩急又可知也倘陽已微而陰不浮者更當治其陰亦可知也倘陰已浮而陽不微者更當治其陽亦可知也此昌之尚論每於仲景言外

透出神髓以自懷也

仲景用桂枝以和營衛而解肌此定例也不但爲太陽經中

風之本藥卽少陰經之宜汗者亦取用之其最妙處在用芍

藥以養陰而和陽太陽經之營衛得芍藥之酸收則不爲其

溫之發散所逼而安其位也至若少陰則更爲陰臟而少血

所以強逼少陰汗者重則血從耳目口鼻出而厥絕可虞輕

亦小便不利而枯涸可待用藥自當比芍藥之例而倍加陰

以益陽昌每用桂枝必加生地以佐芍藥之不逮三十年來

功多歷七可紀蓋得比例之法也仲景於冬月太陽中風之

症而用桂枝爲例不爲春月之病溫者設也春月病溫用桂

可預擬
症調治豈
醫道貴隨

枝勢必佐之辛涼而不藏精之溫屬在少陰不得不用桂枝之溫解之以少陰本陰標寒邪入其界非溫不散也豈惟桂枝甚則麻黃附子在所必用所貴倍加陰藥以輔之如芍藥地黃猪膽汁之類是也今人未達此理但知惡藥性之溫概以羌活柴葛爲表則治太陽而遺少陰屬表而病不除究竟莫可奈何而病者無幸矣紛紛爲仲景解嘲之說然乎否耶謹定擬冬傷於寒冬不藏精之症名曰兩感溫症

按傷寒少陰症乃從三陽經傳入者此症乃少陰與膀胱經一臟一腑自受之邪故三陽傳入之例多不合惟兩感之例一日太陽受之卽與少陰俱病其例脗合然仲景又不立治

溫者非溫
後之謂涼
之護之之
謂所以溫
其在經之
易兼益其
陰以培陽
之基也然
後乃治其
太陽之邪
者謂培其
陽之繼然
後酌用表

法。但曰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是則一藥之中。決無
兼治兩經。籠統不清之法矣。而治有先後。於義何居。嘗思
之。傳經之邪。先表後裏。直中之邪。但先其裏。溫症之邪。裏先
於表。兩感之邪。表裏不可預擬。惟先其偏重處。假如其人陰
水將竭。真陽發露。外現種種躁擾之症。加以再治太陽之邪。
頃刻亡陽而死矣。是必先溫其在經之陽。兼益其陰。以培陽
之基。然後乃治其太陽之邪。猶爲庶幾也。此則與少陰宜溫
之例合也。又如其人平素消瘦。兼以內蓄之邪。灼其腎水。外
現鼻燥舌黑。種種枯槁之象。加以再治太陽。頃刻亡陰而死
矣。是必急下以救將絕之水。水液既回。然後乃治太陽之邪。

法也或用
表而煎辛
涼或循注
而進和解
也
云桂枝之法
原非印室後
人用桂枝也

猶爲庶幾也。此則與少陰之例合也。又如其人邪發於太陽經者，極其勢迫，大熱惡寒，頭疼如劈，腰脊頸項強痛，莫移胸高氣喘，種種危急，溫之則發狂，發狂則結胸，讖語計，惟有先從太陽經桂枝之法解之，解已然後或溫或下，以去其在陰之邪也。此則當用太陽經之表例，而與少陰可汗之例畧同也。豈非先後攻發之可預擬者耶？但兩感傷寒之攻裏，單取攻下，原不兼溫，而兩感溫症之裏，亡陽之候頗多，不得不兼溫與下而並擬之也。此又變例而從病情者也。

按太陽少陰兩感之溫症，其例雖與兩感傷寒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相合，其實比傳經之邪大有不同。蓋傷寒之邪三

日傳編六經故爲必死之症而溫病乃內鬱之邪始終只任
太陽少陰二經不傳他經者爲多是則非必死之症也惟治
之不善乃必死耳倘用汗下溫法先後不紊則邪去而正未
傷其生固可必也又有邪未去而正先亡惟藉他經供其絕
乏久之本臟復榮亦以得生者總宜分別視也

按亡陽一症在傷寒則誤發太陽經汗與誤發少陰經汗者
多見之他經汗誤則不然可見兩感之溫症爲太陽少陰双
受之邪設舍溫經散邪而單用汗藥者其亡陽直在頃刻間
耳蓋陽根於陰深藏北方腎水之底素不藏精之人真陰既
耗則真陽之根淺而易露若不以溫經之法嚙護其根而但

用甘溫發散之藥。是以陽名陽。隨感卽起。不待葢覆而淋漓不止矣。可不謹哉。

按亡陽一症。在傷寒則邪傳陽明。當下而不下。致津液暗枯。邪傳少陰。當下而不下。致腎水暗枯。其亡也以漸。尚有急下一法。可救。若在不藏精之濕。難則腎水已竭。之於先而邪發之日。陰邪必從下走。勢自下利奔迫。是下多。充足亡陰而反絕。用補法。可以生陰。金匱云。六腑氣絕於外者。其人惡寒。五臟氣絕於內者。則下利不禁。臍者陰也。陰氣欲絕。詎非亡陽之別名乎。

神哉仲景之書。既詳不藏精之症。又出不藏精之治。特未顯

然挈出以示後人不維其義耳。卽如桂枝一湯本爲太陽中風設也。而汗下和溫已具於一方之內。至于溫法尤爲獨詳。如加附子加人參白朮乾姜甘草桂心茯苓蜀漆紅花等類。豈太陽表症中所宜有乎。惟病有不得溫經不得不兼散邪者。故於諸多溫經之法。隸於桂枝項下。一方而兩擅其用。與麻黃附子細辛湯同意。凡遇冬不藏精之症。表裏之邪交熾。陰陽之氣素虛者。按法用之。裕如也。

春溫下篇諸方

整篇得十五法連前共三十法合前四卷共足三百九十七法

合前四卷共足

桂枝領邪一法

桂枝加生地湯

清表溫中一法

桂枝加人參湯

清陽瀉火一法

桂枝加大黃湯

脈浮先表一法

桂枝湯

先溫後表一法

治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

先用四逆湯急救其裏。救後清便自調。但身痛者。隨用桂枝湯急救其表。此見下多。則陰邪亦從陰解。故溫後但解其陽邪。不必兼陰爲治。

溫經止汗一法

桂枝加附子湯

汗後惡寒一法

芍藥甘草附子湯。救陰因陽表虛。

下後惡寒一法

桂枝湯去芍藥加附子。陽虛。

汗後惡熱一法

調胃承氣湯。胃中乾實。

汗後裏虛一法

桂枝新加湯汗后身疼痛脉沉遲

汗後發悸二法

桂枝甘草湯治心下悸欲得人按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治胸下悸

汗後腹脹一法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參湯

晝靜夜燥一法

汗下後裏虛惡寒裏虛脉微細日輕夜重者以救陰爲主

宜桂枝加紅花湯

日重夜輕身無大熱者以救陽爲主宜乾姜附子湯

誤汗變逆一法

本脉浮而症見汗出心煩微寒。脚攣之候。純服桂枝湯。即便厥冷咽乾煩躁吐逆者。乃陽虛而陰獨盛也。先與甘草乾姜湯。以復其陽。俟厥愈足溫。更與芍藥甘草湯。行陰寒凝滯之血。以伸其脚。若陽虛陰盛。其變愈大者。但用四逆湯。以溫經回陽。而不兼陰爲治也。

溫症下篇終

附辨溫症合偶感之客邪以明理而闕謬

諸家方書謂溫症之外復有四症。一曰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爲溫瘧。一曰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遇於風。變爲風溫。一曰陽脈濡弱。陰脈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爲溫毒。一曰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爲溫疫。據其按脈以辨症而爲治。溫者推廣其端。似乎新奇可喜。詎知辭不達意。徒足炫人。所以後人一得之長。迥不及於古人。此等處關係病機最鉅。豈不得不并明其理。蓋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各主一氣者。其常也。然天氣不可以長拘。所以夏氣亦有清涼之時。冬氣亦有溫熱之時。凡此皆謂之客氣也。本溫症而重感

於寒其病卽兼冬氣而爲溫瘧。本溫症而重感於熱其病卽
兼夏氣而爲溫毒。本溫症而重感於時行不正之氣其病卽
兼不正之氣而爲溫疫。原無所變也。乃謂其病忽變其病不
令人炫而且駭乎。又且長夏之濕氣春分後早已先動最能
與溫氣相合而爲濕溫之症。何以四症內反不並舉。又且溫
瘧一症內經明說是冬月邪入骨髓。至春夏始發。何得妄說
春月重感於寒。又且更遇於風。變爲風溫一症。頭上安頭。夢
中說夢。尤爲無識。蓋春月厥陰風水主事。與時令之溫不得
分爲兩。凡感而病者皆爲風溫之病也。卽如初春之時地氣
未上升無濕之可言也。天氣尚微寒無毒之可言也。時令正

清和無疫之可言也。而所以主病者。全係於風。倘除風。溫另
爲一症。則所以病溫之故。爲何故耶。試觀仲景於冬月之病。
悉以傷寒之名統之。其感發之風寒。栗列之寒氣。總爲一寒。
則春月之風寒。風熱。風濕。總爲一風。并可知也。夫風無定體。
者在八方。則從八方。在四時。則從四時。春之風溫。夏之風
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此自然之理也。仲景於溫症篇首。即
特挈風溫之名。以綱衆目。其晰義之精。爲何如耶。顯明道理。
一經後人之手。便將風與溫分之爲二。况於精微之奧乎。茲
特辨之。以見治溫之法。原爲切近平易。而非有奇特也。

溫症主治

溫瘧病脈尺寸俱盛。先熱後寒者。宜小柴胡湯。先寒後熱者。宜小柴胡加桂湯。但寒不熱者。宜小柴胡加桂姜湯。但熱不寒者。宜白虎加桂湯。一有汗多煩渴。小便赤澀。素有瘴氣。及不服水土吐甚者。宜五苓散。

溫毒主治

溫毒為病最重。溫毒必發斑。宜人參白虎湯。

竹葉石膏

湯 玄參升麻湯

黑膏 清氣涼血

溫疫主治

溫疫病。陽脈濡弱。止虛也。陰脈弦緊。邪實也。正虛邪實。則一圍外邪內熾。莫能解散。病固纏身為患。而目前不識精之人。

觸其氣者。染之尤易。所以表藥中。宜用人參。以領出其邪氣。
葦葦中論之已悉。茲不復贅。

尚論篇後四卷之二各篇目錄

合論各篇計十三篇

真中各篇計論三篇

真中各篇附篇計論三篇治法三創

會講附篇計六會

問答附篇計十六答

尚論仲景傷寒論合論四時并各症小兒後四卷之二

西昌喻昌嘉言甫著

尚論四時

冬

天干始於甲。地支始於子。故尚論四時以冬爲首。凡春夏秋三時之病皆始於冬。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法天之閉藏。與民休息。俾無天札也。然而高人踏雪空山。而內藏愈固。漁父垂釣寒江。而外邪不侵。以藏精爲禦。寒乃稱真。禦寒矣。肉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諄諄垂誡。後世紅爐煖閣。醉而入房。反使孔竅盡開。內藏發露。以致外寒。

乘間竊入所以傷寒一症最凶最多仲景于春夏秋三時之
溫熱病悉以傷寒統之者蓋以此也吾人一日之勞設不得
夜寢則來日必加困頓農夫一歲之勞設不爲冬藏則來年
必至缺乏况乎萬物以春夏秋爲晝以冬爲夜至冬而歸根
伏氣莫不皆然豈以人爲萬物之靈顧可質也耶特首望之
且以勸良士之矧矧也矧音殿

春

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流化溥而人物生焉者也春秋首揭春
王正月雖重王道而天德人理統括無餘春於時爲仁仁者
人之心也故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心上先有一段

太和之意。然後與和風甘雨麗日芳時百昌庶類同其欣賞。一切乖戾之氣不驅自遠。更何病之有哉。乃縱肆輩日飲食于天地之陽和而不禁其暴戾恣睢之習。此其心先與凶惡爲伍。凡八風之邪。四時之毒。咸得中之。及至病極無奈。乃始忍性以冀生全。終屬勉強而非自然。如石壓草。逢春即芽。如木藏火。逢鑽即出。惟廓然委順。嗒然喪我。病魔潛消。而精氣漸長。猶爲近之。故法天地之生以養生者爲知道也。○風者善行易入之物。爲百病之長。大率風之傷人。先從皮毛而入。以次傳入筋骨臟腑。內虛之人。與外風相召。如空谷之應响。大塊之隨氣。未動而已先覺。若星搖燈閃。可預徵者。故體虛

之人避風如避箭石。偶不及避。當呼奪以擇其外。熱湯以洗其內。使皮毛間津潤透。則風邪隨感即出。不爲害矣。然好雖避風。而內食引風之物。而招致尤爲不淺。善治風者。必權衡于風入之淺深。逐節推引而出。然亦須兼治痰。痰不堵塞。竅隧則風易出也。至于痰熱積盛。有自內生風之候。則與外感之風。迥隔天淵。若以外感法治之。如羌防之屬。則內愈。風愈熾。每至不起。與內傷病以外感藥其誤同也。

夏

熱者。天時之氣也。暑者。日之毒也。濕者。地之氣也。夏月。天時本熱。加以地濕上騰。是以庶類莫不繁茂。然而三氣相合。感

病之人爲獨多。百計避之不免。亦惟有藏精一法可恃耳。昌
謂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
者無異也。故春夏秋三時之病。皆起於冬。而秋冬二時之病
皆起於夏。夏月獨宿。兢七。隄防金水二藏。尤爲保身之儀式
矣。每見貴介髫齡之子。夏月出帷納涼。暗中多開窓。費以致
熱邪乘之。傷風咳嗽。漸成虛怯。疰瘦等病者。甚多有。賢父兄
者。自宜防之於早矣。

人之居卑。觸山嵐。冒雨暘。著汗衣。卧水簾。飲凉水。食瓜果。
受內鬱。皆能使濕土受傷。若以秋瘧。但爲受暑。還却太陰濕
土受傷。一半。至冬月咳嗽。反以爲受於濕。而以燥治之。不爲

千古一大悞耶。夏月汗多。真陽易散。津少真陰易消。爲內傷諸病之始。

秋

金。繼長夏濕土而生。其氣清肅。天香徧野。地寶垂成。月華露湛。星潤淵澄。酷熱之後。得此高秋。薦賞與嚴寒之後。爾得陽春。敷和同爲一歲。不可多得之日。蓋金性剛。金令嚴。繁茂轉而爲蕭疎矣。燠熱轉而爲清冷矣。以故爲時未幾。而木蒸草枯。水落石出。時愈冷。則愈燥。以火令退氣已久。金無所畏。而得以自爲也。故燥金之令。不可傷。傷之則水竭液乾。筋急爪枯。肝木暗摧。去生滋遠。故凡肝病之人。宜無擾無伐。以聽風

木之歸藏。木氣歸藏。燥金卽能萎其枝葉。而不能傷其根本。及秋金。猶生冬水。早已鹿木之根。以故木至春而復榮者。榮於冬月之胎養也。夫生中有殺。殺中有生。亦自然而然之理。人在氣交之中。能隨天地自然之運。而爲節宜。則不但無病。而且難老。豈舍此而更有延年之術哉。若夫燥金自受之邪。爲病最大。以夏火之尅。秋金爲賊邪。故暑熱濕之令。金獨傷之。暑熱濕之病。金獨受之。古人於夏月。早已淡泊滋味。惡其濕熱傷肺。且不欲以濁滯礙清道也。然形寒飲冷。尤爲傷肺。雖夏月之乘涼。亦不可過。况入秋已深。尚啖生冷。冒風露。而無忌。寧不致肺之病耶。故夏三月所受之熱。至秋欲其散。不

欲其收。若以時令之收。兼收其熱。則金不生水。而轉增燥。安得不爲筋脉短勁。濁滯枯損之導。爲冬月咳嗽之根耶。

論治病必本於四時

食泄病。既謂春傷於風。夏生食泄矣。又曰長夏兼病洞泄寒中。又曰逆秋氣者。冬必食泄。其言錯出無定。人不易會。不知病名雖同。而其因風因濕因寒。則各不相同。故治病不本於四時。無能治也。

春傷於風夏生食泄解

春傷於風。夏生食泄。從來解說不明。冒謂風邪傷人。必入空竅。惟腸胃爲最。所食之食由胃入腸。胃空而風氣少。頭糟傳。

去腸空而風亦枯之。風既居於腸胃，則其導引之柢如順風揚帆，不俟脾之運化，食入即出，以故食已即泄也。不知者以爲脾虛完穀不化，用長夏洞泄寒中及冬月飡泄之法，反以補脾剛燥之藥，助風性之勁，有泄無已。每至束手無策，倘知從者，令治之，仍以桂枝領風從解肌而出一二劑，可愈也。識此意者，雖三時之傷於風者，亦可會而通之。

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痰瀝解。

自二月以至七月，地氣動則濕用事。自八月以至正月，地氣靜則燥用事。所以春夏多病瘧者，可知傷熱傷暑，未有不傷濕者也。秋冬多有咳嗽者，傷風傷寒，未有不兼傷燥者也。

秋傷於燥冬生咳嗽解

秋月之金生水冬月之水然金必寒始能生水水必冷始不爲痰故冬月之咳嗽必由於秋令之燥也然而夏月化土之氣不先傷於肺則秋月何燥之有昌故謂秋冬二時之病皆始於夏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入也夫池沼之間暑且不到豈有內藏之泓然真水而暑熱之邪得傷其肺者哉故火邪不能燥金而金始冷也金寒則氣清而不上逆水冷則質清而不成痰更何咳嗽之有哉

論內經四時主病之脫悞

內經云春傷於風夏生飡泄夏傷於暑秋必痲瘧秋傷於濕

冬生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冬二季風寒之病。可無疑矣。其夏傷於暑。秋必疾瘧。一語釋云。暑汗不出。至秋涼氣和。薄而爲寒熱往來之瘧。蓋以經文原有當暑汗不出者。秋風成瘧之說。故引之而爲註。不知於理欠通也。夫夏月之暑。合於長夏之濕。始爲秋時之瘧。所以瘧症名曰脾寒。由傷於長夏濕土爲多。若謂專屬傷暑。則人之深居靜攝。未嘗傷暑。秋亦病瘧者。又謂何所傷耶。至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一語釋云。秋傷於濕。濕蒸爲熱。熱者火也。至冬寒與熱搏。當爲咳嗽之症。則牽強不通之極矣。夫濕無定體者也。春夏曰風熱之濕。秋冬曰涼寒之濕。惟夏月之暑熱濕三氣相合。始可名之爲

熱豈有至秋之涼。而反兼爲熱之理。况夫濕者水類。所以承
流濕也。燥者火類。所以火就燥也。指燥爲濕。是指火爲水矣。
顛倒不已甚乎。今爲正經文之脫簡。增入一語曰。春傷於風。
夏生食泄。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濕。秋必痰癘。秋傷於燥。冬必
咳嗽。則六氣配四時之旨。燦然中天矣。如長夏之濕。而秋病
之源。始清。易秋月爲燥。而諸家指爲熱火之訓。亦不謬。請再
以素問之旨明之。素問云。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金木水土
火之五行。以生長化收藏。而寒暑濕燥風火之六氣。從茲而
生焉。蓋春屬風。木主生。夏屬熱。火主長。長夏屬濕。土主化。秋
屬燥。金主收。冬屬寒。水主藏。可見造物全賴濕土生化之一

氣而木火金水始得相生於不息雖土無正位四季之中各分旺一十八日然無長夏十八日之士則相生之機息矣故長夏之士爲生秋金之正土春秋冬之分棘者不得與之較量也此義旣明則秋月燥金主收之義始明而冬月之咳嗽爲傷秋金之燥不爲傷秋之濕也亦自明矣再觀素問云逆春氣則傷肝木不能生長夏時之心火至夏有異變之病逆夏氣則傷心火心火不能生長夏之脾土脾土不能生秋時之肺金至秋有痿癯之病逆秋氣則傷肺金肺金不能生冬時之腎水至冬有飡泄之病逆冬氣則傷腎水腎水不能生春時之肝木至春有痿癯之病是則三時之病當更互言之而秋

之病虐。未嘗更也。其必以心火脾土並言。則長夏之傷於濕。誠爲經文當日必有之言。而非昌之臆說也。明矣。

論春秋冬各主一氣。夏月兼主三氣之理。原爲天地自然之運。

內經云。彼春之溫。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明乎溫熱涼寒。循序漸進。自然而然者。乃天運之常也。後之俗子。輒以風寒暑濕分隸四時。此緣經文脫悞。秋傷于燥一段。傳習甚至今而不察耳。曷不曰風寒暑燥。猶爲近耶。蓋濕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各一十八日。風寒暑燥之內。不言濕而濕自在也。然亦但倣洛書五數居中。縱橫各得之理也。以立言。若論天

時自然之運如環無端。豈有甫終一運重轉土運十八日五
運而爲八轉者乎。此其道惟以六氣之配而始明。蓋三百六
十日五分之各得七十二日。則爲五運六分之各得六十日。
則爲六氣。自小雪至大寒六十日屬太陽寒水之氣。自大寒
至春分六十日屬厥陰風木之氣。自春分至小滿六十日屬
少陰君火之氣。自小滿至大暑六十日屬少陽相火之氣。自
大暑至秋分六十日屬太陰濕土之氣。自秋分至小雪六十
日屬陽明燥金之氣。此則水木火土金相生不息之義也。可
見大寒後十八日之土。即從大陽寒水之氣爲用。故能生厥
陰之風木。而春季穀雨後十八日之土。早已屬少陰君火之

所生而不從木風爲同類。又加仲夏少陽相火重生其土。至長夏大暑後其土之盛爲始極而爲生金之正土矣。未立夏之前氣已從火。既立秋之後氣上從火。火土之氣其管一百八十日分歲之半。且所謂夏月三氣。秌合與冬春秋之各三。一氣。迥乎不同者。正以天時自然之運而知之也。豈故爲牽強其說以欺人哉。但君相二火之分。卽與濕土合司其化。所以夏月暑熱中有濕。濕中有暑熱。自春分至秋分。有極濕之時。有極熱之時。又有濕熱交蒸之時。雖云長夏建未之月。濕土主事。其實已行半年之久矣。夫春分後土膏地溽。濕行半年。不謂之濕。直至秋後。土乾地燥。反謂之濕。昔賢以訛傳訛。

其因仍苟簡爲不少矣。可無論歟。

熱濕暑三氣。同於夏月見之。直所謂同氣相求也。蓋熱而益之以暑。則熱爲極。酷燥石流金。亦云僕矣。然但爲乾熱已也。得陰涼尚可避之。若加以濕。而與炎威相會。盡大地爲蒸籠。礎礫流膏。蟻虱悉出衣表。無可避也。必俟金風動而暑始退。惟風動勝濕故也。三氣相兼之義。亦可見矣。夏日較他時。獨承而南方離明之位。天星獨密。造化活潑之妙。非圓机之聖人。曷足以知之。

論逆四時之病爲自取其殃

四序之中。當溫而溫。當熱而熱。當涼而涼。當寒而寒。以生以

長以化以收以藏。四時極正之氣。民物原無疴疹。乃有違天而召戾。不可救藥者甚多。內經云。逆冬氣則傷腎。奉生者少。逆春氣則傷肝。奉長者少。逆夏氣則傷心。奉收者少。逆秋氣則傷肺。奉藏者少。其逆四季土旺之氣。則傷脾。奉化者少。言外自寓造物不與人忤。而人自逆之也。逆之之情。久而靡繼。如暴戾忿恨之人。始焉但覺肝氣有餘。終歲擾亂。一旦不足。則尪羸無似。更有何氣可奉他藏耶。所謂違天者不祥。人不可以不知也。四序之中。有與病相隣者。善保生者。宜默杜其機。如春氣在頭。頭間之氣倍旺於他部。氣旺則血克。血克則易至於溢出。故春病善顛。其所損也多矣。內經云。上者下。

之誠知春氣之在頭也。每日引而歸諸丹田氣海之內。且氣
幾雖發揚而吾心不可無蕭瑟之應。不則微用苦降之藥以
通其氣。凡此皆所謂默杜其機者也。若俟黝黝淋漓尚不知
其所來。則無具遠矣。黝音求鼻間室塞也。黝音怛鼻間出血也。

論四時制勝之道

素問云。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瀉。
瀉可見凡人感受四時偏勝之氣而成病者。原各不同。感風
氣勝者。則體從之而動焉。如振掉搖動之類是也。感熱氣勝
者。則體從之而腫焉。凡癰腫之類是也。此與寒傷形。形傷腫
之腫不同。與熱傷氣。氣傷痛。直互見。感燥氣勝者。則體從之

而乾焉。如津液枯涸。皮毛燥澀之類。是也。感寒氣勝者。則痿
從之。而浮焉。卽所謂寒傷形。傷腫者是也。感濕氣勝者。則
體從之。而濡瀉焉。脾惡濕。喜燥。濕氣太過。則土不勝水。而瀉
瀉之病作也。六元正經。又謂甚則水閉跗腫。亦見土不勝水。
則不能外輸膀胱。而內則爲水閉。及水氣泛溢四肢。而外則
爲跗腫。所以較之濡瀉爲尤甚也。然而風與燥相隣。風燥又
未有不熱者。濕不與燥爲隣。其或爲寒濕。或爲熱濕。則各隨
其體之積累所造焉。但春夏秋三時。俱屬風燥熱。惟冬時方
屬寒。則受病者之熱濕多。而寒濕少。又屬可推矣。

春屬東方木。木太過。以西方金制之。始得其平。故怒多則傷

肝惟悲始能勝怒以肺金主悲也風多則傷筋惟燥始能勝
風以肺金惟燥也酸多則傷筋惟辛始能勝酸以肺金味辛
也夏屬南方火火太過以北方水制之始得其平故喜多則
傷心惟恐始能勝喜以腎水主恐也熱多則傷氣惟寒始能
勝熱以腎水性寒也苦多則傷氣惟鹹始能勝苦以腎水惟
鹹也長夏屬中央土土太過以東方木制之則得其平故思
傷脾惟怒勝思肝主怒也濕傷肉惟風勝濕木主風也其傷
肉惟酸勝其木味酸也秋屬西方金金太過以南方火制之
則得其平故憂傷肺惟喜勝憂心主喜也燥傷皮毛惟熱勝燥
心主熱也辛傷皮毛惟苦勝辛火味苦也冬屬北方水水太

過以中央土制之則得其平。故恐傷腎。惟思勝恐。脾主思也。
寒傷血。惟燥勝寒。土勝水也。燥傷血。惟甘勝鹹。土味甘也。夫
四時一有太過。卽以所勝制之。內而七情。外而六氣。五味。皆
可用之。謬其偏以協於和。可見道本自然。而然推之無窮。無
極。總不出其範圍。雖有智者。莫加毫末也。後世識不及古。反
舍正路。不由者何耶。

問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此何解也。曰。二
語者。藥之權衡也。形充於血。陰之屬也。陰不足者。本當益陰。
然益陰而陰未能生。必溫以氣之陽。而陰始生。以陽爲陰之
主。精麗於氣。陽之屬也。精不足者。本當益陽。而陽未能生。必

補以陰之味。而陽始生。以陰爲陽之基也。二者皆渠石之權。宜亦陰陽互根之妙理也。

真中合小兒

論傷寒直中陰經

人之陽氣素弱。加以房室過損。腠理久疎。胃氣久薄。瀉利無度者。一旦感受風寒之邪。正如怯懦之夫。盜至全不爭鬪。開門任其深入。拱手以聽命而已。所以其候全不發熱者。爲多。蓋發熱則尚有爭鬪之象。邪不得直入無息也。然豈是從天而下。大都駝口而入。胃爲五臟六腑之源。邪入其中。可以徑奔三陰。而從其類。以故吐嘔四逆。唇青等候。亦從胃而先見。

也。失此不治，勢必腹痛下利不止，漸至舌卷囊縮而死矣。魄汗淋漓而死者，孤陽從外脫，亦風邪爲多也。有全不透汗，渾身素紫而死者，微陽爲陰所滅，亦寒邪深重也。此症陰霍亂已極，以故一切猛烈之藥在所急用，不可一毫回護。設用藥而加躊躇轉盼，天崩地裂矣。

論真中風

傷寒症，太陽經之中風者，乃風寒暑濕之風自外而入者也。真中風之風，乃人久蓄積之風，平素蘊蓄而一旦內出者也。素問云：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可見真中風之病，乃人之數擾其陽所致。數擾其陽，惟房室一事爲最。房過勤，陰

不走而陽氣則已動動而不已必漸積於空隙之所而手微
麻足或微痺舌或微蹇風信已至而擾其陽者方未已一旦
乘虛橫發與大塊噫氣林木振擢黃沙蔽天白浪翻海者初
無少異矣其人安得不卒倒乎迨至卒倒而世醫方引風寒
暑濕之風爲治一誤再誤外風入而與內風交煽任憑軀偉
體堅經年不能少減而成廢人者比比甚有不數日而告躄
者矣可勝嘆哉

論真中風大法

風既自內而生還須自內而熄欲自內而熄何物是熄風之
藥養血乎風亦與之俱養補氣乎風亦與之俱補實腠理乎

風亦與俱實。將何所取耶。養血補氣自不可少。而實腠理之藥斷不可用。進而求之於法。然後不患於無藥也。蓋天地間之風。得雨則熄。所以素問又曰。陽之汗。以天地之兩名之。以雨治風。不言治而治在其中。以故內風之人。腠理斷不可實。實則汗不能出也。氣血不可不補。虛則不足以供汗之用也。要使元氣足以拒風。於腠理之間。務如大病退後之人。飲湯則汗。食粥則汗。如此旬日。以聽風之自熄。然後爲當。其妙全在助陽而通血脈。不取驅風散邪爲義。與荆防柴葛之輕藥絕不相干。世傳以羌防等藥發散一食頃者。此但可治偶感之風耳。以內風不去百分之一。豈有經年積累之風。而取辨

一葉。觀攻皮膚之理哉。中風病多見於富貴之人。而貧賤絕少。貧賤之人。非無房室也。以其勞苦奔走。身中之氣。時為蒸動。總有微風。便從汗解。而富貴之人。身既安逸。內風已熾。尚圖乘風納涼。沐浴飲水。以解其熱。致陽氣愈遏不舒。加以濃酒厚味之熱。挾鬱陽而為頑痰。阻塞經絡。一旦卒然而中。漫不知病所由來。古今成方雖多。辨症全不清切。蓋觀乎人飲醇食。燻積至無筭。全不見其熱者。陽氣有權。嘿為運出耳。陽氣過鬱無權。勢必轉蒸。飲食之物。為痰。痰與風相結。迫發之時。其體盛之人。病反加重。蓋體盛則陽多。陽多則風與痰俱多也。孰知其風為本。而痰為標耶。孰知其陽氣為本。而風痰

爲標耶。風痰爲標。可汗可吐。而或者見其昏迷舌蹇。以爲邪入心臍。用牛黃清心之類。驅風散痰。致陽氣愈遏。而成不治甚多。夫陽遏在內之人。臍腑有如火烙。平素喜生冷。臨病又投金石覆轍相尋。明哲固悟。亦獨何耶。陽氣爲本。勢必絕。慾而不更擾其陽。病根始拔。然而陽氣素動。習慣漸近。自然多不樂於安養。風痰總得少息。往往思及慾事。畧一舉動。復從末及本。蔓難圖矣。古今無人深論及此。惟善保生者。見体中痰多風熾。無俟病發。預爲絕慾。可矣。甚哉人於天地自然之氣機。日用不知也。天時蒸動之時。欲求涼風而不可得。風氣乾燥之時。欲求微雨而不可得。是以多濕之人。惡蒸動。多風

之人惡乾燥者肉邪感之而益動也。故濕病喜燥藥而惡行
藥。風病喜泮基而忌燥藥。克其義以爲調攝。則居四達之衢
而披襟向風。起呼吸卽通帝座之想者。卽治濕之良方也。處
奧喚之室而整冠振衣。凜天威不違咫尺之懼者。卽治風之
良方也。人苟知此。不誠可以却病而延年耶。

關小兒驚風論

小兒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臟腑血脉俱未克長。陰則不
足。陽實有餘。不比七尺之軀。陰陽交盛。惟陰不足。陽有餘也。
故身內易於生熱。熱盛則生痰。生風。生驚。亦所時有。彼當日
若以四字立名。曰熱痰風驚。則後人不炫。乃以四字難呼。節

去二字曰驚風。遂移後人以多論。以其頭搖手勁也。而曰抽掣。以其卒口噤脚攣急目斜心亂也。而曰搐搦。以其脊強背反也。而曰角弓反張。不知小兒之腠理未密。易於感冒風寒。凡寒中人。必先入太陽經。太陽經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入腦。還出別下項。夾脊抵腰中。是以病則筋脉牽強。乃生出抽掣等不通各名。而用金石重藥鎮墜。以致外邪深入。難痊。間有體堅症輕而愈者。遂以爲奇方。可傳謬矣。又方書有云。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以助驚風之說。不思小兒不耐傷寒。初傳太陽經。早已身強多汗。筋脉牽動。人事昏沉。勢已極於本經。藥又亂投。不能待於傳經解散耳。豈爲無傷寒乎。况

小兒易於外感。易於發熱。傷寒爲更多耶。是卽世所謂驚風也。所以小兒傷寒。要在三日內卽愈。爲貴。若待其經盡而解。必不能矣。又剛痙無汗。柔痙有汗。小兒剛痙少。柔痙多人見。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遂名曰慢驚風症。而以參耆朮附藥。閉其腠理。以致邪熱不得外越。以爲大害。所以凡治小兒之熱。但當攻其出表。不當固其入內。仲景原有桂枝法。苦舍而不用。從事東垣內傷爲治。又誤矣。又新產婦人去血過多。陰虛陽盛。故感冒與小兒無別。乃遂相傳爲產後驚風。尤可笑也。然小兒亦實有驚病。以小兒氣怯神弱。凡卒遇怪異形聲。及驟然跌仆。皆生驚怖。其候面青奪青。多煩多哭。其神識昏。

迷對面撞鐘放砲。全然不聞。不比熱邪塞竅也。

謹論小兒治法大綱

小兒冬月深居房幃。觸犯寒邪者恒少。而知識未開。天癸未動。又無不藏精之事。然亦有溫症三例。可互推者。經云。水穀之氣。感則害人六府。小兒或因啖乳而傳母熱。或因飲食而中外邪。皆從陽明胃經先受。繇陽明而外達太陽。卽與溫症之第一例頗同。而平素脾氣受傷者。邪氣入胃。復乘其脾虛而客之。卽與溫症之第二例頗同。旣陽明胃與太陰脾相連之一臟一腑。交合爲病。正傷寒兩感症中。二日陽明與太陰受之。則有腹滿身熱。不欲食。讞語之症。與

溫症之第三例分經雖不同而兩感則頗同也後人造為小兒八歲以前無傷寒之說不思小兒冬月登山入水者尚有之豈遂謂無寒可傷耶即冬月不令受寒豈遂謂無寒可傷耶即冬月不令受寒豈春月非不受時行外襲之氣耶其後又因無傷寒之說凡一切外感俱妄立驚風之名擅用金石重墜反領外邪深入以成不痊之症昌胤意草中已畧辨其端但未詳其治也試觀中風卒倒之人邪中脚之大絡則昏迷不醒然則邪熾女陰脾經藪必傳其大絡其譏妄而不知人者夫豈驚風之謂耶祇有慢脾風一說似乎近理然不以外感之名統之則用藥茫無措手

茲特比入春溫之例。庶推之以及四時。而治悉無憾。後之赤子。可登春臺。肩所以乞靈於越人。而大暢仲景之旨乎。

小兒溫癘第一例

繇陽明而太陽。自內達外。皆是表症也。但表法原取解肌。不取發汗。况小兒肌膚嫩薄。腠理空虛。斷無發之理。仲景於太陽之項背強。凡凡汗出惡風者。用桂枝加葛根湯。極得分經之妙。桂枝湯主太陽。葛根湯主陽明。以類推之。太陽症多。陽明症少。則用桂枝湯加葛根。陽明症多。太陽症少。則用葛根湯加桂枝。圓機在乎臨症。然頸項肩背。正二陽所轄之地。不明經絡者。見其凡七。然牽強不舒。加以自

睛上嵐手足反強諸多太陽見症而驚風之名自此始矣
詎知仲景曰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脉
赤獨頭面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發熱無汗反惡寒
者名剛瘧發熱有汗不惡寒者名柔瘧又曰太陽病發汗
過多因致瘧可見不解肌而誤發汗者必有此變又可見
汗沾衣被旋復內滲者必有此變當解肌而不當發汗之
說又顯矣然則小兒之解肌不更當從乎輕劑耶小兒服
桂枝不必啜熱稀粥并不可急灌逼其大汗也

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痘須審諦不可誤用溫胃之藥
里中一宗侄高年一子恣啖不禁每服香砂平胃散極効

一夕痘發作嘔。誤服前藥。滿頭紅筋錯出。斑點密攢筋絡。所謂瓜藤斑也。上饒某公一侄。病發作嘔。乃交投以藿香正氣散。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粟形。舌下四黃疔。如牛奶形。盡痘邪正出。阻截其路。故致變若此。因述以垂戒。解肌清熱三法。

桂枝加葛根湯

葛根湯

桂枝加括蕁湯

攻裏救胃一法

調胃承氣湯

大承氣湯

治瀉痢胸滿。臥不着席。脚攣急。齧齒者。

昌變調胃。快攻邪陷一法。

桂枝加芍藥湯

治下後腹滿時痛者。

小兒溫症第二例

繇陽明而太陰。自表入裏。仲景云。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中結鞭。可見脾胃氣虛。衰不能爲胃行津液。必致吐利兼見。此俗子藉口慢驚之源也。詎知外感之邪入。乘其虛。上吐下利者。卽霍亂之意。正氣旣虛。兒因畏怯。則有之。豈是心虛發驚。肝不生風。

之候耶。此等認症一差，用藥不合，萬無生理。蓋脾經之症，自有脾經之顯藥，見於屬在外感，仍以散邪爲先，所以誤下則心下結，轉正謂邪雖已入太陰，而陽明未盡除者，恐有表症相碍也。

解肌之法

桂枝湯 脈浮者用之。太陰之脈尺寸俱沉細，今見浮

則邪還於表，仍用解肌之法，送出其邪爲當耳。

四逆湯 自利不渴者用之。燠土燥濕。

理中湯 濁氣上干胃腹脹滿者用之。

桂枝加大黃湯 大實痛者用之。然芍藥大黃亦當倍

戒以小兒胃薄易動也。

小兒兩感溫症第三例

胃與脾一腑一臟。表裏雙受。則在表者爲陽邪。然既已入於胃。卽當愛惜津液。卽不得已而解肌清熱。不可輕動其汗。所最難者。要在急溫急下。審諦不差。蒸胃實兼以脾胃。則二火交熾。水穀之陰立盡。其口燥咽乾鼻煤。此後先生原篇遺失。俟查接着。

會誦刺熱篇溫論述上古經文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一會語錄

上古醫旨其時首春其證首溫先師祖僦貸季所傳先師岐伯述之者也。首引太陽之脉色榮顴骨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脉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脉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脉爭見者死。凡十五句。七十字。岐黃之庭宗旨曉然。至後世則內經且闕。况上古乎。所以釋者極悖理。吾徒會講首析其義焉。然人有病其色必徵於面。而熱病尤彰。內經本篇謂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

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是五臟熱病色。且先微矣。然五臟隱深。其色不宜外見。總見微色。隨刺俞穴。蚤瀉其熱。名曰治未病。待病治之遲矣。靈樞謂赤黑色。忽見天庭。大如拇指者。不病而卒死。劇則刺。非能挽矣。惟太陽經脉色顯而易見。初起熱徵於面。此時漫無凶咎。太陽脉色榮。餘於顴。乃久邪內伏。其春發溫。必始太陽經脉紅赤熱色。先見兩顴。如以采飾熱之先徵也。榮飾之色。止顴骨一處。不交他處。病之淺者也。古經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少需。所其自解。此真訣也。夫凡溫病熱自內出。經氣先虛。雖汗之多。未汗解。故云今且得汗。待時而已。太陽經氣虛者。必待午未。

正陽。杲日當空。群陰見。睨太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少陽經氣虛者。必待寅卯初旭出。震繼離。煥然一新。少陽經邪不留而盡出也。註謂肝病待甲乙解。心病待丙丁解。此五臟經文。與三陽經全不相涉。至於與厥陰脈爭見者。死。咸謂外見太陽赤色。內應厥陰弦脈。此則如隔千山矣。秦漢以後。始分二十四脈。弦謂少陽可也。厥陰亦可也。大浮滑數入陽弦可沈瀼弱微入陰弦亦可也。弦脈陰陽兩屬。安得指爲死脈。且三日之促耶。古義斷不其然。上古理脈色而通神明。謂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色以應日者。舉頭見日。隨處長安。晶光萬道。人身之色。

無幽不燭同也。脉以應月者。于江有水。于江月。地脉潛通。人身之脉環會貫通同也。脉榮顴骨。即色榮顴骨。總一見之表裏兩符。豈非日月合璧耶。如太陽顴骨色脉同時解散。并不成溫熱病矣。病則色脉同時俱見矣。太陽榮顴骨。少陽榮頰前。厥陰榮頰後。少陰榮兩頤。乃至十二經脉色。大絡小絡隨病彰灼。一瘡一瘞。色脉不相離也。道在下合五行休王。上副四時往來。何吾人自小之耶。所以太陽厥陰陰陽同時並交榮飾。此總名為爭見。若只面呈一部。豈爭見乎。爭見赤紫滯晦。傳經勢重。已為主死。爭見青黑尅賊。十死不救矣。蓋太陽水而厥陰木。則發榮滋長。光華畢達。固有善無惡也。厥陰木

而孕太陽水則子藏母腹。勾萌盡斂亦嚙庇其根也。今外邪入而真藏通見於面。夫是以死耳。其熱病內連腎身內百司庶職。惟腎獨爲政府。安則宅神根本危則顛覆濁亂生死出入莫不繇之。太陰厥陰祇稟其成難干之矣。然不曰少陰而曰腎者。少陰傳走經脈。腎則顯主內藏。經謂過在少陰甚則入腎。同一義也。太陽厥陰爭見主死。牽連腎氣在內。以少陰爲厥陰母。木勢垂危。求救腎水。腎水足供。尚可母子兩全。腎水源流並竭。不母子俱斃乎。可見神去則藏敗。藏敗則爭見。驚黑豈脈色不由根心也哉。釋謂木之生數三。故死期不過三日。以生數定死期。甚果爾。水數一。土數五。其死主一日。

五日也。內經明謂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胡以生數妄解乎？下文無期，不滿三日，反誤。古說增入五字，駭觀總因死陰之屬，不審其義，故擅復之耳。少陽之脈色也，六字亦擅增入。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謂右頰前見赤色，未交他處，待汗自己。若兩頤黑色，與少陽赤色爭見，則死也。少陰經敗，甚必入腎，腎藏發露，泉之竭矣。無陰以守之矣。少陽相火，少陰真火，上下交焚，頃刻但為灰燼，誠劫災也。傳經勢重，間有回天之手。至於腎內枯槁，無救。頰頤紫黑，已見惡痕，纏七齧，此獨陽無陰，如大火聚，安得紫府丹臺，授以太陰神水乎？吾徒同志，慮

列彼之泉自固慶古經之法傳心無負此番提命可矣
會講素問評熱論病溫經文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二會語錄

岐伯先師論溫勝義微妙今始深解之也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脉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精今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禱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者汗出而

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此段論溫。獨創穀氣之旨。穀氣化爲精。精氣勝乃爲汗。身中之至寶。至寶者也。穀氣爲疾病之總途。生死之分界。括萬理爲一言。誰能外之。內經謂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是則藏精之人。外邪不入。身如藥樹。百病不生矣。卽不然者。冬藏已敵。春溫積貯。爲命主張。蚤計在是。胡乃泥沙擲之耶。泥沙擲之。茲後則腎虛甚而溫死矣。尺熱甚而溫死矣。穀氣旣餒。轉輸不給。關門閉而水穀難通。大事去矣。况腎虛尺熱。外感傳經而入。三陰熱上加熱。一呼脉三動。一吸脉三

動而躁。隼平人十二時脈。更增四時。三日促爲二朝。再促則
脫而不續矣。所以狂言失志。脫精則死。以此故也。上古中古
兩大聖神。如出一手。倒說豎說。變化生心。万理淵源。爛然生
色。千代以後。乃至傳爲土苴。不論不議。奈之何哉。吾徒七十
有五。始知理障稍盡。矩則昭然。茲時不言。更待何年。耶。岐伯
先師問陰陽交。交者死。黃帝願聞其說。岐伯但發穀氣之妙。
至陰陽交一言而終。不更再舉。向者胸爲疑府。今乃知穀氣
之貴。既明。卽陰陽交與不交。了然定矣。徒嚼舌多年。今轉饒
舌。而且細舉之矣。上古榮未交。證之輕者。榮交陰重。且死者。
中古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證半輕者。冬不藏精。腎虛尺熱。重

且死者聖神心印妙義天開變化錯縱愈出愈奇上古太陽
與厥陰爲偶少陽與少陰爲偶而陽明太陰雖不言之而其
耦偶更定位也中古太陽與少陰一腑一臟獨主其重蓋太
陽主外少陰主內太陽司陽經之溫少陰司陰經之溫太陽
交少陰少陰交太陽陰陽交而死矣然掌上意珠不敘其文
若隱若顯俟之後人何乃竟成絕學耶岐伯先師妙翻千古
變症若相忤而實相成賢智不識其旨况庸人乎謂二陽搏
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乃陽經榮未交之輕證而舉爲
死不治必有其說言二陽搏雖未入陰病溫至極必死不治
稍延不過十日死較三日死陰之偏少饒其期耳二陽者手

大腸足胃。手經足經。並主陽明。金土燥剛。亢燥陰絕。胃穀腸
津水穀將絕。乃至腸胃如焚矣。縱延多日。究竟不得不死矣。
至上古足陽明胃。足太陰脾。一陽一陰。雖不相錯而相偶。然
吾徒榮未交。待時汗已。經氣虛者。辰巳經旺。汗乃盡解。必然
之理也。門人有蓄疑義。脾胃以膜相連耳。脾胃榮交相連。直
是易易。所以上古故不言之也。予不然。傷寒傳經如臆藏肝
葉。豈不直入相合。然必少陽膽。乃傳太陰。再傳少陰。乃傳厥
陰。逮經而走。不能直截合膽也。今陽明胃。乃傳少陽膽。少陽
始傳太陰。逮經傳次亦然。固知陽明太陰。交與不交。各分疆
界矣。太陽厥陰兩顙頰後榮交相爭。部位不遠。少陽腎頰前與頤榮交相爭。部

位不遠。額中鼻準榮交相爭。部位不遠必至榮交不分乃為

死也。至于太陽少陰陰陽正交吾徒更深言之。內經兩感証

一日太陽少陰。二日陽明太陰。三日少陽厥陰。三日死。由是

論之。溫症微不相同矣。溫症一日太陽而交少陰。有十分交

者。有五分交者。有一二分交者。所以溫症太陽少陰。本經與

病相持。即十日半月總為一日之期。不傳二日三日之促而

驟死者。蓋以穀氣平時覺不相同。榮衛平時覺不相等。病之

精津不枯。穀氣不盡。熱勢少衰。肌膚漸積微汗。兩交忽為兩

解。病賢相成者。多有之矣。半月一月待斃。無醫穀氣不得不

盡者。非天也。人也。然醫之手眼。審幾決擇。一日已前。圖而又

圖邀非倖邀。生機可待。此爲超醫。至一日已後。二日陽明太陰。三日少陽厥陰。穀氣精血傳經立盡。盡則死矣。岐伯先師曰。病而留者。其壽。病而傾也。又曰。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然則陰陽交。交者。死向以爲一言而終。隨病隨死之候。幾誤一生。牆面。惴汗常慄然之矣。立志奇男子。冬至閉關。儲蓄內富。豈非第一義乎。

會講傷寒論中論溫證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三會語錄

上古中古。首重溫證。民生最賴之矣。周秦以降。如扁鵲。越人。起家數輩。各樹偉義。裁成後代宗匠。至於溫證。絕不言之。由

是論溫。駁傳駁失。乃至人去書存。幾千百年。黯然無色矣。漢末張仲景前聖後聖同符一揆。其著傷寒論。雖述實爲創也。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功遠紹軒岐。於中溫症一法。剗然天開。步步著實。繹傷寒家。成朱十餘輩。義例多獲。獨溫證從不知爲何事。予步趨仲景先師。至老不輟。諸公會講。大舉溫症。以建當世赤幟。俾仲景寒灰火傳。蓋太陽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玩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說。知冬寒入鬱。太陽經受。肌表榮衛主之。與冬月驟病發熱惡寒。且不渴者。證則不同。故春月寒鬱既久。發熱而渴不惡寒。自內出外矣。蓋上古榮未交。待汗自解。同義。其證不過于之一二。

耳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證少陰冬不藏精與
大陽病隨時忽至勢則病之八九矣風溫與風傷衛又不同
中風其脉浮弱獨主太陽風溫其脉尺寸俱浮兼主太陽少
陰腎水本當沉也風溫載之從太陽上入根本撥而枝葉繁
矣春月木長勢強吸汲腎水已爲母虛加以風溫之病俄頃
少陽相火厥陰風木風火熾然能無始乎故若發汗已四字
包括錯悞見醫朱病之先及得病之頃須診足太陽足少陰
一腑一臟此千古獨傳妙訣也診之辨其有無伏氣有伏氣
者冬寒天少二經久伏身中時當二月其脉先見露矣發則
表熱太陽與裏熱少陰將同用事恣汗無忌灼熱反倍是爲

風溫。風溫表裏俱見浮脈。其證自汗身重。腎水病也。多眠睡。鼻息鼾。語言難。腎本病也。腎中之候。同時薦至。危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風溫治在少陰。不可發汗。發汗死者。醫殺之也。詎意發熱之初。不及脈理。輕易發汗。蚤已犯此大戒。生命可輕。試乎。既腎中風邪外出。以陽從陽。熱無休止矣。被下者。小便不利。傷其膀胱。氣化直視。失溲。太陽臆臆。同時絕矣。被火微發黃色。劇如驚癇。時瘳。火熱亂其神明。擾其筋脈也。傷寒燔鍼灼艾。仲景屢戒。至溫證。尤當戒之。被火微發黃色。一證亂其神明。擾其筋脈。重證莫重於此。稍輕悞火。少陰脈系咽喉。乾痛。乃至唾血。亦多死者。如之何。一逆發汗。已是引日待。

斃再促。聖神莫挽矣。故治溫病。要緊在未發汗前。辨其脈證。補救備至。防危可也。發汗已後。凶咎卒至。又向所指其手足。哉。上古論溫。榮交已後。其病內連腎。中古論溫。顛論殺氣。腎中精勝。乃汗則生。腎中虛甚。更熱則死。其言至矣。盡矣。仲景先師。出其不盡之藏。論腎。更視膀胱。以緯之。小便傷膀胱氣。化甚。則直視失溲。謂太陽入絡。膀胱命門穴中者。藏精光照。兩目直視。則光絕矣。腫于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是則太陽之脈其終也。有五大證。戴眼。反折。癡瘖。色白。絕汗。太陽關係豈不最操其重哉。所以中風暴證。多絕膀胱。人不識者。故風溫扼要。膀胱若腎藏。

將絕寧不勝於先絕乎。因是吾徒敢論太陽春溫受證。雖不
類夫風溫然陽熱勢極。腎吸真陰。上逆地道。不通亦成太陽
死證。蓋由誤發其汗。致少陰隨之。上入大類。內經風厥同也。
內經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從之。
從之則厥也。瀉陽補陰。是則能治風厥。多不死者。然而中風
風溫風厥。太陽絕。涉三風見症。總當回護之根底。勿使陰不
內守。勿使陽不上厥。百凡封墊不露。乃可需其正汗。風始熄
也。必能若此。乃爲瀉陽補陰之妙。若陽邪狂逞。少水不能勝
火。虛風洞然。果何爲哉。諦思一方。其方苟非設誠通神。孰能
定此。吾徒尚論溫證於後四卷之一內。取裁其方。然未刻也。

又十餘年。諸公大舉會講溫證。當爲之刻之矣。聞未諳則
老人之欲刻此書。以仁天下也久矣。具同心者。其能已耶。
會講溫證自晉至今千年純學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四會語錄

仲景先師。叔季天生聖人。其道如日月之明。無斁之矣。叔和
何如人也。以爲繚而學聖人之徒。今且譁從前之英賢。過信
叔和之弊。叔和爲晉太醫令。一時醫流。旣以淺陋。更甚荒唐。
如西晉崔文行。所傳解散溫法。用桔梗細辛白朮烏頭四味。
後世奉爲靈寶。更增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增螢火。名務成
子螢火丸。托老君務成子售欺。妖妄極矣。後代朱肱活人書。

具載其方。確信以爲有見。時疫爲寒疫。故用陰毒傷寒。所以
久宗之耳。及以毒攻毒。受劫必死。朱肱復改聖散子。仍用附
子。而表裏香燥同之。東坡學士在黃州。見其隨施輒劫。載之
集中。後世又以過信坡公。殺人多誤。詎知坡公集中。朱肱已
三改其方。始用敗毒散。不用執藥。厥功少減前罪。然雖改易
其方。不識聖神心法。竟無益矣。朱肱論傷寒註釋。頗合聖矩。
但其論溫傳。派不清。違悖聖言。未可枚舉。如仲景謂大陽病
發熱不惡寒而渴者爲溫病。朱肱謂夏至以前惡寒發熱頭
疼。身體痛其脈浮緊者溫病也。仲景所言者。冬日感寒。至春
始發之溫病。朱肱所言者。春月病溫。重感於寒之變症。苟朱

肱立百法以治正病外立一法以治變病於理甚融乃千百
年從未論溫正病所以其法其方咸入室操戈也叔和云更
遇溫熱變爲溫毒朱肱卽云初春發斑咳嗽爲溫毒吳綬謂
傷寒壞證更遇溫熱變爲溫毒乃以溫毒爲壞證亦宗叔和
序例依舊壞證而治之也朱肱與綬填篋迭奏於叔和之處
正乎邪乎潔古傷寒名家感叔和變法則亦不爲正矣趙嗣
真謂仲景所云重感異病變爲他病者卽索矩所謂二氣三
氣雜合爲病也未肱謂仲景云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汪机
謂仲景云遇溫氣爲溫病遇溫熱爲溫毒不知仲景幾曾有
是語哉巢氏病源宗序例四變用崔文行解散法龐安常亦

然治法初用摩膏火灸。二日法鍼解散取汗不解。三日復汗之。更不解。四日用藜蘆丸微吐。愈不愈。用瓜蒂散吐之。解尚未了者。復一法。鍼之七日。熱已入胃。乃以雞子湯下之。巢龐比匪極矣。後安常自撰微言。有和解四時法。於春分夏至前後一以和解為主。增一味減一味。卽名一方。豈始崔文行蜂螫螫手耶。然只定不移。移則蹶矣。李思訓亦用和解。海藏謂二公當宋全盛。其法明哲莫踰。然欲汗不敢。欲下不敢。遷延渺法。無可奈何矣。大率委置聖言。傳會多曰。幾千年來。祖孫父子。一派相承。盈庭聚訟。各逞其端。而未已也。丹溪究心雜症。不事仲景。遇外感。宗東垣。補中益氣。兼行解散。終非正

法况感異氣之說。決擇不精。然既外感不習。獨主雜症。何由
登峰造極耶。東垣不解傷寒正治。蓋一生精神在內傷也。乃
從內經深入至理。發出冬溫春溫二義。真千百年之一人也。
云冬傷於寒者。冬行秋令也。當寒而溫。火盛而水虧矣。水既
已虧。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金不足也。所不勝者
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爲溫病。又云春月木
當發生。陽以外泄。孰爲鼓舞。腎水內竭。孰爲滋養。生化之源
既竭。木何賴以生乎。身之所存者熱也。時強木長。故爲溫病。
此二則溫症從內經立說。入理深譚。不闕叔和叔和自妄。蓋
時強木長。腎水不足。供其吸取。故爲溫病。較叔和三月四月

不爲寒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爲寒所折病熱則重。盛夏寒折倒見不成事理。東垣一則冬溫妙義。一則春溫妙義。幾年來獨步悟入。偉哉賢關首肯此老矣。

會講溫症正名辨脈之要一段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五會語錄

論濕溫

仲景先師祖素問熱病作傷寒論以傷寒皆爲熱病也。然於冬月正病獨詳之矣。而春溫夏熱則但述大意。比類一二。惟風溫濕溫二症。春司風溫夏司濕溫。獨主其重。千古不易也。前第三會已論風溫之戒矣。今舉濕溫言之。傷寒濕溫其人常傷於濕。因而中暍。濕熱相搏。則發濕溫。若兩脛逆冷。腹滿

滿

又胸頭自痛若妄言治在足太陰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身青面色變名曰重暍如此者醫殺之也然風溫二律指爲醫殺叔和當時凜斧鉞不敢于也何乃插入重感異氣變爲四症誑惑後人謂脉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爲溫瘧陽脉浮滑陰脉濡弱更遇於風變爲風溫陽脉洪數陰脉實大更遇溫熱變爲溫毒陽脉濡弱陰脉弦緊更遇溫氣變爲溫疫予旣自任仲景之徒當再折其妄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總由不識仲景風溫濕溫二大症耳風溫爲少陰症微分太陽厥陰卽溫瘧亦該少陰統屬素問謂冬感於寒藏於骨髓遇大暑內灼髓空而發溫瘧此正理也若

重感於寒而變瘧。無是事也。至於濕溫一大證。從不言及。是則夏月竟無著落矣。詎知濕溫包疫證在內。濕溫至盛長幼相似則疫矣。疫亦暑濕之正法也。其外感發瘧。症之輕者也。今脉反加重。而症變輕。何以得此。則至溫毒則症之重者。三陰更重。砌出脉狀洪數實大有之。其人元氣實盛。可堪大汗。大下。外邪立解。何至發為溫毒乎。且陽毒若此。其陰毒又何脉耶。謂陽脉濡弱。陰脉弦緊。變為溫疫。濡弱本名濕溫。而弦緊乃傷寒定脉。一濕一寒。何從至之。叔和至夏暑為病最重。內經原無其說。楊上善云。輕者夏至前溫病。甚者夏至後暑病。不知何見。予謂初春寒芽。或謂柔折可也。至盛夏時強木。

長謂之疫寒。斷不其然。第四會東垣老人片言而折矣。蓋春
月風溫冬死在三日。夏月濕溫多有可愈者。安得反重之耶。
至於脈法微妙。顯然易徵。傷寒之脈浮大而緊。中風之脈浮
緩而弱。春溫浮而且弱。風溫勿舉。風溫尺寸俱浮。風火洞然。
中暍眩細芤遲。暑傷其氣。濕溫沈弱濡緩。濕流其經。至於痰
瘧。仍是脈合火土主之。脈之應病。步步著實。自然之理也。叔
和左更遇右更遇。右變為右變為。饅喉結舌。舌厚三寸。韓氏
微音。本欲懲艾。而見齟齬。和解因時。聽病自愈。政如用小柴
胡湯。誠亦一法。第守此將三百九十六法。盡為贅靡。其可乎。
哉。風溫濕溫天大。二證乃風溫之治。朱肱用五方葳蕤湯。知

母于葛湯防已湯括蕞根湯葛根湯其風火相熾頃刻
危亡全不知矣至於濕濕君火心太陰脾從不識正法若何
但施邪術而已真見則安在哉吾徒品騭濕症列眉如炬諸
公目擊勝義千里同風是所望矣

會講論溫古今粹美同堂悅樂一條

上堂師嘉言老人第六會語錄

人無古今性有完缺吾生所賦一隙微明而已然靜裡索照
覺無極太極以來雖未生人先具人理人理者天地之心也
向著陰病論少基開闢一班而切初上帝以爲之君其臣以
爲之教創著上經中經下經三卷中古遼邈全書未而岐伯

伯先師私淑先師祖時舉黃帝相授一堂內經以後十不徹
一况古經論溫哉然上古榮未交前及榮交後生死燦然但
溫肯莫能幾及絕世知識明明見莫問問莫究豈不世界空
增人理乎吾徒神酣上古志觀玉京繪爲空中樓閣之想步
虛陟降游焉息焉自覺目光心朗溫症開先即便拱壁以先
駟馬不若晤言一室來志千古矣此吾徒一大暢也岐伯先
師論運氣曰尺寸交者死陰陽交諸各有其義惟論溫曰陰
陽交交者死也一言而終更不再舉吾徒何從得之然邇上
古前聖徐覺榮交未交兩端而生死定之也仲景後聖徐覺
溫與風溫兩端而生死定之也今始陰陽交交者死論溫比

類列。岐伯先師從前大呼疾聲。向不悟。則不聞耳。悟則豈
論岐伯先師。卽吾徒。交與未交。自爛。兩自胃爲腎。關同一機。
軸。溫症。總一見之。而意中已先覺矣。此吾徒一大暢也。先師
仲景宮牆。吾徒步趨。垂老彌任。忽發未刊之旨。意謂冬寒春
溫。夏熱。分之三時。覺三大綱。建鼎足焉。冬月太陽寒。水。繼以
厥陰風木。則統傷寒中風兩症爲一大綱。以傷寒該中風。天
然不易也。春月厥陰風木。繼以少陽相火。則出溫症。風溫兩
症爲一大綱。以溫病該風溫。天然不易也。夏月少陰君火。繼
以太陰濕土。則出濕病兩症爲一大綱。以濕病該濕溫。天然
不易也。精微之蘊。聲臭盡泯。叔和以後。岐路羊腸。藜藿鳥道。

多少沉淪。天意未喪。乃至吾世。屢視昭然。是吾徒一大暢也。仲景先師以前無方。以後其方充棟。大率禁方失傳。寢成邪僻。所以有晉溫疫疑鬼神。相沿未已。亦以後人莫得仲景之方耳。吾徒傷寒論方取裁。溫症諸方尚論篇未刻。後四卷之一載之。逐一發明其義。無方乃有定方。此吾徒一大暢也。晉唐宋元以後。賢者和解。因時銖銖兩兩。無可奈何。猶可言也。不肖者蕩檢踰閑。妄行汗下。生命施手不可言也。幾千年來。獨東垣老人二則。譚言微中。域外偉觀。異時同調。此吾徒一大暢也。嗣後諸君精泰。各出一則二則。豈義警切。蘊理新。硯。應接不暇。吾徒一大暢大暢矣。

答杭州程雲來傷寒十六問

一問一凡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而有曰病人苦發熱身體疼病人自卧其脉沉而遲者知其差也曰沉曰遲非陰脉乎豈亦有陽病見陰脉而愈耶

答

凡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此二語乃傷寒脉法喫緊大綱至其比例詳情自非一端可盡如厥陰中風脉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是陰病貴得陽脉也如譫言妄語脉沉細者死脉短者死脉濇者死是陽病惡見陰脉也又如太陽畜血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下血乃愈此亦陽病見陰脉仲景復推

出可生之路。見六七日。太陽之表症仍在。自當現大浮數。動滑之脈。設其人脈微而沉。自當比數動變遲之條。而證成結胸。今乃反不結胸者。明是陽邪不結於太陽之經。而結於太陽之府也。膀胱之府。果真畜血。勢必發狂而成死症。計惟急下其血。庶結邪解。而乃可愈耳。

今人但疑抵當湯爲殺人之藥。而孰知亟奪其血。正所以再生其人乎。又如厥陰下利。寸脈反浮數。此陰病得陽脈。本當愈者。設其人尺中自潛。則是陽邪陷入陰中。其浮數之脈。爲血所持而不露也。然陽邪既陷入陰。寸脈不加浮數。則陽邪亦屬有限。今寸脈反浮數。其在裏之熱。感盛難

陰更可類推。故知其必間膿血而成半死。半生之症也。合
兩條論之。上條可愈之故。全在陰脉見。脉既轉陰。陽邪原
有限也。下條難愈之故。全在陽脉見。陽邪既從血下出。陽
邪不盡。血必不止。萬一血盡而陽邪未盡。能免脫陰而死
乎。可見陰病陽病二語。特舉其大綱。至微細。聽人自會耳。
大綱云者。謂症屬於陰。其脉反陽。必能鼓舞。以却敵。症屬
於陽。其脉反陰。必難嬰城。以固守。故得瀆弱。弦微之脉者。
其人氣血精津。未病先虧。小病且難勝。况能勝傳經之熱
病哉。尊問疑陽病見陰脉。亦有愈者。茲正大微之關。但所
引病人苦發熱一段。此不過驗病之法耳。謂病人苦發熱。

身體疼到診脈時其人安臥則不見有發熱身疼之苦矣。加以脈沉而遲表邪又未入裏其從外解無疑所以知其差耳。

二問 自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胃者名曰傷寒。餘時則非傷寒也。其有曰立夏得洪大脈是其本位。其人身體苦疼重者須發其汗非傷寒如何。

答 冬月傷時令之寒。春月傷時令之溫。夏秋傷時令之暑。濕熱此因時之正病也。然夏秋亦有傷寒。冬春亦有傷暑。傷濕乃四時之客病。所謂異氣也。此段叮嚀仲景特於濕家不可發汗之外另豎一義。蓋以夏月得洪大脈是心火。

之本脉。其人身体苦疼重。又似濕土之本病。恐後學誤遵
濕家不可發汗之條。故以此辨析之耳。見濕病雖夏月脉
必濡弱。不能洪大。且額上有汗。非如傷寒病腠理閉密。即
在夏月亦必無汗之比也。又見洪大。既爲夏月本脉。斷無
當暑汗不出。而身体疼重之理也。兩相比照。則其疼重。仍
愈耳。原缺

係太陽經傷寒無疑。但在夏月受邪。原微。見證亦稍
輕。今人難辨。故於脉法中。析此大疑。以昭成法。可見不但
冬春正病有汗爲傷風。無汗爲傷寒。即夏秋正病有汗爲
傷暑。傷濕。無汗仍爲傷寒。泰脉辨證了然明矣。

三問 陽病從寅而解於戌。陰病從亥而解於寅。是陽得陽

解。陰得陰解。而有曰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何也。

答

陽得陽解。陰得陰解者。此從其經氣之王也。如少陽王

於寅卯辰。太陽王於巳午未。陽明王於申酉戌。大陰王於

亥子丑。少陰王於子丑寅。厥陰王於丑寅卯。是也。各經皆

從其王。少陰獨從其生者。少陰腎中內藏真陽。子時一陽

生。葭管灰飛。蚤已春回。賜谷丑時二陽。寅時三陽。陽進陰

必退。陽長陰必消也。且天一生水。子水生地。卽是王地。故

少陰欲解。獨從之也。然三陽之解。從寅卯而始。三陰之從

寅卯而終。寅爲生人之首。卯爲天地之門戶。亦陰陽如環

之理也。但三陽之王時九，各不相襲。三陰之王時五，逐位相連。可見陽行健，其道長，故不相及。陰行鈍，其道促，故皆相躡也。於此見仲景析義之精。以述爲作矣。至陽病解於夜半，陰病解於日中者，內經之旨，取陽見陰，陰見陽，兩相和協之義也。然而陰陽之和協與否，悉從知之。故陽病必於陽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夜半而靜安也。陰病必於陰王之時，先現欲解之機，然後日中而輕安也。先聖後聖，寧非一揆也哉。

四問 汗多則熱愈，凡桂枝麻黃二湯，俱取微似有汗，不令汗多。汗少則便難，少則津液未竭，何爲便難也。

答 太陽病非汗不解。然汗法中每伏亡陽漏風種種危候。

所以服麻黃桂枝湯。但取微似汗。慮夫陽氣素薄之人。得藥而汗出不止也。至於陽明胃經。爲津液之府。邪熱內入。津液隨卽外越者最多。不但陽氣虛不可過汗。卽陽氣素實。尤不可過汗。所以陽明致戒云。陽明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爲太過。太過爲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鞭也。從前不解陽絕爲何事。不知正指津液內竭而言。卽無陽之互文也。所云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乃脉法後段推原所以當下之故。謂服藥多汗。腠理旣開。兩三日內。仍覺藥茶微汗。則邪服而熱除。不傳裏矣。若汗絕得出。腠理隨閉。則

熱邪不服而傳裏。熱既傳裏。津液內耗。而便難。故宜攻下。以存津液。觀下文復云。脈遲。尚未可攻。又戒其勿誤攻。以重傷津液之故。知此三語。總頂屬府者。不令澀數。而爲陽明病。下註脚耳。

五問 太陽病發熱惡寒。孰多寒少一節內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既曰無陽。不可發汗。不可發汗。方中桂枝麻黃石膏。生薑。能不發汗耶。

答 太陽病風傷衛。則用桂枝湯解肌。寒傷榮。則用麻黃湯發汗。風寒兩傷榮衛。而加煩躁。則用大青龍湯峻發其汗。此定法也。於中復有最難用法一症。如太陽病發熱惡寒。

熱多寒少。謂風多寒少也。風多則麻黃湯爲不可用。寒少則桂枝湯必不能去寒。加以麻見微弱。其人胃中復無津液。是汗之固萬萬不可欲不汗。其微寒終不外散。雖有桂枝二麻黃一之法。施於此症。尚不中竅。何者。桂枝二麻黃一。但可治熱多寒少。而不可治麻微弱故耳。於是更改麻黃一爲越婢一。示微發於不發之中。越婢者。不過麻黃石膏二物。形容其發散之柔緩。較女婢尤爲過之。正可勝微寒之任耳。所以然者。以石膏能解陽明之熱。熱解則津液復生。而不名無陽。適得天然妙合之法也。此仲景之精義乎。

六問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既寒去欲解不用藥可矣必用小青龍湯何也

答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此水寒相搏而傷其肺也傷寒故發熱水停心下故不渴內水與外寒相搏益彰矣今服湯已而渴明是表藥之甘溫克勝其外襲之寒所以知其證爲欲解然尚未解也何以故外寒爲內水所持開解最難故必更用小青龍湯逐其寒從外出水從下出斯一舉而兩解無餘耳倘不其然縱外寒漸散其水氣之射肺中者無由得出異日寧不爲喘渴之人乎

七問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云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衄家不可發汗。衄而已解。不用麻黃可也。復何用耶。

答 衄家不可發汗者。乃不病傷寒之人。平素慣衄。及病傷寒。不可發汗。所謂奪血者無汗。強發其汗。徒動其血。如下厥上竭之類也。傷寒之人。寒氣深重。其熱亦重。熱迫血行。因而致衄。衄乃解者。不過少解其煩。未能解深重之寒也。故必再用麻黃湯。以發其未盡之沉滯。一以盡徹其邪。一以免其再衄。此定法也。仲景復申二法。其一云。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此則不用麻黃湯也。曰身

無汗必係已用麻黃湯而未得汗。然亦足以推發其勢而致自衄也。以其人既經發煩目瞑之症。則一衄而邪從外解矣。何若復用麻黃耶。其一云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而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此因全不發其汗。因而致衄。是一衄不能盡徹其邪。仍當麻黃湯以發之。邪始徹也。秦二條以會用法之意。了無疑惑矣。至於審邪勢之微甚。以分用劑之大小。更不待言已。

八問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羔湯。發汗後。桂枝既不可行。麻黃可行耶。無大熱。石羔可行耶。義不可知也。

答

治傷寒先分營衛受邪。桂枝湯與麻黃湯一彼一此。割然中分。果真爲麻黃湯症。斷無混用桂枝之理。故發汗以後得汗而熱少除。但喘尚未除者。更與麻杏石湯治之。則愈。此中頗有奧義。蓋太陽之邪。雖從汗解。其熱邪襲入肺中者。無由得解。所以熱雖少止。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肺氣。甘草緩肺急。石羔清肺熱。卽以治太陽。膀胱經藥。通治手太陰肺經。亦爲天造地設之良法也。倘更誤行桂枝。寧不壅塞肺氣。而吐癰膿乎。必識此意。然後不可更行桂枝之戒。愈覺深切著明耳。

九問 血弱氣盡一節有臟腑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

使嘔也。高指表耶。下指脇耶。

答。高不指表。下不指脇。要知此乃爲婦人經水適來適斷之詞。經水適斷之後。寧非血弱氣盡乎。因少陽熱邪。盡入血室。逼其經血妄行。致成此症。蓋少陽胆藏於厥陰肝。乘之內臟腑相連。與太陽陽明兩陽各爲一區。不與太陰少陰相連者迥殊。所以太陽陽明之府邪不能襲入於臟。而少陽之腑邪與臟相連。漫無界限。其熱邪之在脇者。迫血妄行。必痛連腹中。見經血雖止。而腹痛猶不止耳。高指脇也。下指腹也。邪在兩脇。已搏飲上逆。痛在腹中。又濁氣上干。所以其症嘔逆特甚。但不可因其痛在腹中。遂指爲厥

陰見赤。誤用吳茱萸等湯治嘔。桂枝大黃等湯治痛。仍用小柴胡湯治其腑。不治其臟。迺爲不誤。此是喫緊叮嚀言。外見臟腑同治。必頌腑邪入臟。而成兩感。水漿不入。形體不仁。有必至矣。仲景不能盡所欲言。但以小柴胡湯一語。至之。砥柱狂瀾也。

十問 小柴胡湯法。去滓復煎。必有其義。

答 用小柴胡湯。必去滓復煎。此仲景法中之法。原有奧義。蓋少陽經用藥。有汗吐下三禁。故但取小柴胡湯以和之。然一藥之中。柴胡欲出表。黃芩欲入裏。半夏欲驅痰。紛紜而動。不和甚矣。故去滓復煎。使其藥性合而爲一。漫無異。

朱氏論之
精義如此

同俾其不至債事耳。又和非和於表亦非和於裏乃和於中也是必前至最熟令藥氣并停胃中少頃隨胃氣以敷布表裏而表裏之邪不覺潛消默奪所以方中既用人參甘草復加生姜大棗不厭其複全藉胃中天真之氣爲幹旋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走耳試卽以仲景印仲景三黃附子湯中以其人陽邪入陰而熱熾非三黃不能除熱其人復直陽內微而陰盛非附子不能回陽然必各前後迺得以各行其事而復煎以共行其事之義不亦彰彰乎

十一問 太陽病外症未解而復下之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此理中加桂枝

也。設遇此症解表用桂枝可也。協熱利而用理中人所不敢。仲景神明必有妙義與。

答

太陽經表邪未解而誤下以致協熱而利。心下痞鞭。設腹中利止則裏邪可從裏解。乃利下不止是裏邪漫無解期也。設胸中結開則表邪可從表解。乃心下痞鞭是表邪漫無解期也。此際欲解表裏之邪全藉中氣爲敷布。夫既上下交征不已中氣且有立斷之勢。其能解邪開結乎。故舍桂枝人參湯一法更無他法可用者。若以協熱之故更清其熱斯殆矣。愚每用此法病者得藥腹中卽响若雷奔頃之痞鞭開下利止捷若反掌可見握樞而運真無爲之

上理矣

按瀉心湯中治痞鞭下利用甘草乾姜人參各有其義從未有用朮之法也此因下利不止恐其人五臟氣絕於內不得已而用朮故不曰桂枝理中湯而更其名曰桂枝人參湯豈非謂表邪未盡不可以用朮立法耶後來陶節庵製疎邪實表湯以代桂枝湯竟推重白朮爲君主坐令外感內傷混同用藥此等微細閑頭不可不辨

十二問 傷寒脉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寒字誤耶浮滑之脉不應有寒也

答 脉滑爲裏熱浮滑則表亦熱所以仲景白虎湯証又云

熱結在裏表裏熱可爲互症矣寒字勿泥卽謂外感之寒入裏而生其在裏之熱亦可

平三問 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與調胃承氣湯鞭滿似重於心煩何心煩可下而鞭滿不可下耶

答 心下正胸膈之間而兼太陽故鞭滿爲兼太陽陽明之候不可攻之利遂不止者死至於心煩一證乃津液內耗大率當調其胃然尚有重傷其津液之慮若不繇吐下所致是津液未虧反見心煩者其爲邪熱灼胃審矣當用調胃承氣夫復何疑然曰與亦是少少和胃以安津液之法

調其胃也
大率調其
氣和只血
不傷其津
液之意也

非下法也。

十四問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觀急字似不宜緩其證不過口乾燥而且病屬少陰少陰又不過二三日非十餘日之大滿大實有此神現而便用承氣耶。

答 少陰病得之總二三日卽口燥咽乾其人腎水素竭可知故宜急下以救腎水少緩須臾癸乾杯罄救無及矣所以陽明有急下三法以救津液少陰有急下三法以救腎水皆動關性命所謂如救頭燃何商量等待之有耶此與大滿大實之條天淵懸絕所當辨之於蚤矣。

十五問 脉濡而弱。弱反在關。濡反在尺。此一節有闕文否。

答

叔和懦弱微澁之脉。見爲陽氣與陰血兩虛之分。類於

不可發汗。不可下。二篇之首。推其所以不可汗下之故。豈

非以陽症陰脉乎。而陽症陰脉。大率又歸重在陽微一邊。

觀下文云。微微發汗。躁不得眠。又云。陽微不可下。下之則

心下痞鞅。差可觀矣。其中風汗出而反躁煩一語。最爲扼

要。見無汗之躁煩。用大青龍湯不對。且有亡陽之變。况於

有汗之躁煩。其亡陽直在轉盼間。此卽用真武湯。尚恐不

及。奈何可更汗更下乎。本非闕文。但叔和未曾會仲景之意。

類此不一而足。反覺重複紛擾。而令讀者茫然耳。

十六問 脉雙弦而遲者必心下攪。脉大而緊者陽中有陰。

可下之宜大承氣湯。設遇此證果可下否。

答 脉雙弦而遲謂左右皆然乃陰寒內凝所以心下必攪。

其脉其證必因誤下邪未盡退而反致其虛寒也。仲景金

匱方論云脉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虛脉所以於結胸條

論脉謂太陽病脉浮而動數醫反下之動數變遲一以談

下而脉變雙弦一以誤下而脉變遲可互證也。結胸條以

其人邪結在胸不得已用大陷胸湯條去胸間之邪則與

用大承氣湯峻攻腸中之結懸絕矣。然且謂脉浮大而不

可下下之則死是并陷胸湯亦不可用也。垂戒甚明也。雙

引命篇
後回卷之二
科問篇
問
弦脈卽欲用下。當倣用溫藥下之之例。今反謂宜大承氣湯下之者。何耶。至於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明謂傷風有寒。屬大青龍湯證。其不可下更明矣。兩段之文。迥不相蒙。叔和彙湊一處。指爲以下之證。貽誤千載。誠斯道之厄。尊問不敢行其所疑。具過人之識矣。

答問終

前
言
卷

後
四
卷
二

上